蠡勺編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蠢勹編

（五）

凌揚藻撰

蠡勺編卷二十九

孔聖諡號

魯哀公誄孔子曰尼父。漢平帝元始元年。加諡曰宣尼父。（或言襄宣尼父。）後魏太和十六年。改諡文宣尼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尊爲宣聖尼父。明皇開元二十七年。始進諡文宣王。宋眞宗幸曲阜。尊孔林謂近臣曰。唐褒先聖爲王。朕欲加諡爲帝。何如。或以爲不可。遂增至聖文宣王。（見東都事略儒林傳序。）元武宗至大元年。加諡大成至聖文宣王。明嘉靖九年。改爲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文廟。）我朝順治二年。祭酒李若琳、請更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以張文光言。改諡至聖先師孔子。

避孔聖諱

廿二史劄記云。金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孔聖世襲

胡三省通鑑註曰。漢平帝元始元年。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光武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子損。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羨爲

宗聖侯。邑百戶。晉世祖太始三年。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孝武帝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唐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孔子文宣王。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宋初。孔氏子孫襲封。仍唐之舊。仁宗至和二年。納祖無擇之言。改封孔子四十七世孫宗愿爲衍聖公。無擇言前代封孔子後者。在漢魏曰褒尊。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遂改封宗愿爲衍聖公。見東都事略本傳。明因之。秩正二品。永樂二年。加一品金織衣。其服織金麒麟袍玉帶。則景泰中入朝拜賜。自是以爲常。

孔廟百石卒史

漢魯相乙瑛、以孔子廟在闕里。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元嘉三年。乃舉文學掾孔龢任之。金石文字記云。漢書儒林傳。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臣瓚曰。漢註。卒史秩百石。是也。自水經註爲後人改作百夫吏卒。監本三國志、及今本杜氏通典、亦作百戶吏卒。而山東通志、闕里志、俱譌爲百戶卒史矣。康熙甲子。聖祖仁皇帝幸闕里。謁廟畢。首問漢碑所在。時孔東唐尙任以明經爲講書官。後官戶部郎中。引上由奎文閣至同文門。觀門右漢碑。尙任指是碑奏曰。此漢元嘉三年魯相乙瑛置卒史碑。立于永興元年。今尙文字完好。百石卒史字凡四見。皆明白無誤。卽史晨孔子廟後碑。亦有守廟百石孔讚語。今謂之百戶碑。上問何爲百戶碑。尙任對曰。歷代優崇之典。廟庭設官四員。典籍以掌禮儀。司樂以典樂舞。管句以掌屯田。百戶以衞林廟。謂之禮樂兵農四司。

觀此。知魯人亦譌爲百戶也。至于今竟莫有從而正之者。

文廟祀典宜釐正

王草堂曰。宋時。洪邁、熊禾、皆以爲顏曾升堂配享。其父顏路、曾點、仍列廡下。安有子處父上之理。明嘉靖間。采其議。幷伯魚遷入啟聖祠。雍正元年。改啟聖祠爲崇聖祠。是矣。以此推之。孔忠非夫子之兄子乎。公冶長、南容、非以子妻之。以兄子妻之者乎。今列兩廡。子思之神其能安乎。若遷三賢亦配啟聖。則伯魚、子蔑、兄弟也。公冶、南容、姻婭也。分同誼合。情理不尤允協乎。啟聖從祀者。嘉靖庚寅。進程珦、朱松、蔡元定三人。乃明道、晦菴、仲默之父。萬歷乙未。進周輔成一人。乃濂溪之父。今闕里位次圖。周居末座。是以從祀之遲早論。而不以生時之先後序也。其可乎。今各學崇聖祠兩廡從祀。以周輔成爲首。至于正殿兩廡。宋儒從祀者凡十八人。今位次以歐陽文忠爲首。繼之以胡文昭、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邵康節、張明公、司馬文正、楊文靖、胡文定、羅文質、李文靖、朱文公、呂成公、陸文安、張宣公、蔡文正、眞文忠。然考其年。文昭最長。生太宗淳化癸巳。其次歐陽文忠。生眞宗景德丁未。康節生大中祥符辛亥。元公生天禧丁巳。司馬文正生天禧己未。明公生天禧庚申。純公生仁宗明道壬申。正公生明道癸酉。楊文靖生皇祐癸巳。文質生神宗熙甯壬子。文定生熙甯甲寅。李文靖生哲宗元祐癸酉。文公生高宗建炎庚戌。宣公生紹興癸丑。成公生紹興丁巳。文安生紹興己未。蔡文正生孝宗乾道丁亥。眞文忠生淳熙戊戌。是胡翼之長歐陽永叔十四年。永叔作翼之墓表。稱先生實前

輩也。今永叔居翼之上。可乎。邵堯夫視茂叔六年以長。而長程伯淳二十一年。伯淳嘗稱堯夫曰。先生之學。汪洋浩大。其生平敬禮可知。況伯淳之父與堯夫交好。是父執也。司馬君實齒長十三年。于伯淳爲先達。張子厚齒長十二年。又伯淳之表叔也。故伊川答子厚書云。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又云。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今皆居二程之下。可乎。至張敬夫長呂伯恭四歲。陸子靜少張敬夫六年。今乃列張于呂陸之後。可乎。夫從祀諸儒。異代者既以朝爲序。同時者自宜以齒相先。何錯綜失次若是之甚也。或曰。聖門重道不重齒。故邵居周後而張居程下也。不知闕里位次圖。諸儒首左邱明。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而周程列漢唐之後。是明序代矣。朱元晦居宋儒之第十三。是明序齒矣。若然。則茂叔之上。有翼之、永叔。獨不可有堯夫乎。伯淳之上。有翼之、永叔、茂叔。獨不可有君實、子厚乎。蓋禮之無容疑者也。或又云。明崇正時。以周邵二程張朱六儒。改稱先賢。位漢唐諸儒之上矣。不知親炙者稱先賢。私淑者稱先儒。從祀之例。不可紊也。況元晦受業于愿中之門。若列漢唐之上。豈有弟子而僭越其師者。是非禮之尊。諒所不受。安得與思孟之配享。超升于七十二賢之例。援彼證此乎。至于孔子弟子。親受業而未祀。斷宜增者。尚有顏何、秦冉、顏涿聚、牧皮、縣亶、孔璇、薛邦、孺悲八人。嘉靖九年。罷秦冉、顏何。雍正二年。復秦冉、顏何。增祀縣亶、牧皮。漢儒有功聖門。已從祀而誤黜。斷宜復者。鄭元、盧植二人。嘉靖九年。改鄭元、盧植、祀于其鄉。雍正二年。復鄭元。以身殉經衞道。而未議祀。斷宜補者。顏芝、孔鮒、尹焞三人也。雍正二年。增祀尹焞。

祭古聖賢

唐禮儀志。二月上丁日。釋奠先聖孔子。謂釋菜奠帛也。丁、取文明之義。其次丁。則祭歷代先賢。八月秋祭亦然。毛西河曰。古于先聖有釋菜釋奠之禮。不尸不舞。不備儀物。不卜時日。自天子至中下士。皆可行之。則孔子先聖。漢儒先師。在州縣官既主殷祭。而學士亦隨可行。今徒以官祭之故。致不學之儒。反謂私祭爲僭爲褻。而州縣官亦遂禁士子入學私祭。是尊而不親。將古禮所稱入學贊師。博習親師諸義。悉蕩然矣。仁和沈梅村曰。元魏初。祭孔子無限制。至有禱禳以求福祚者。女巫妖覡。倡優鼓舞。媟狎特甚。至獻文帝宏卽位。始詔祭孔廟止用酒脯。不聽婦女合雜。祈非望之福。其公家有事。自如常儀云云。蓋所禁者惟男女雜遝。禱祈鼓舞耳。酒脯之祭。固從民便也。今欲入學祭。則或致煩瀆。惟擇堂宇。選日爲位以祭。其儀物則設饌奠酒。必潔致芹藻以少存釋菜之意。至于生其地如濟南伏生、北海鄭康成。游其地如諸葛忠武侯、關壯繆侯之類。亦可祭之。

三皇廟

橫雲山人明史稿。嘉靖間。建三皇廟于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句芒、祝融、風后、力牧。其從祀列兩廡。僦貸季、岐伯、伯高、鬼臾區、俞跗、少俞、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四人、在東廡。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長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在西廡。我朝東廡。僦貸季、岐伯、伯高、少師、雷公、伊尹、淳于意、華佗、皇甫謐、巢元方、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扁鵲、張機、王叔和、葛洪、孫思邈、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

見大清通禮。歲春秋仲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復建聖濟殿于內。祀先醫。以太醫官主之。按洪武六年秋。監察御史答祿與權上言。伏羲神農黃帝、盛德大業被萬世。今天下社稷宗廟。山川百神。皆得享其祭。顧躬祀三皇之禮闕焉。宜于春秋躬行祀事。上納其言。下廷臣議。禮部尚書牛諒曰。三皇開天元極。有大功德于民。京都有廟。宜令太常掌之。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春秋享祀。三皇以太牢。配以少牢。帝乃命建歷代帝王廟于皇城西。爲室五。中一室。以居三皇焉。是三皇之祀原在帝王廟中。此特領之于醫。又別建三皇廟爾。

女媧廟

陽湖趙氏曰。三皇本紀。女媧氏亦風姓。有神聖之德。代宓羲立。號曰女希氏。以木德王。是女媧古帝王之聖者。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祇。爲女婚姻。置行媒。自此始。路史因之。謂女媧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姻。是曰神媒。則女媧亦創置婚姻媒妁之人。而非女身也。自王充論衡引董仲舒之說。雨不霽。祭女媧。謂仲舒之意。蓋以女媧古婦人爲帝王者。男陽女陰。二氣爲害。故祭女媧以求祐也。于是北史祖珽、謂陸令萱實婦人之英傑者。女媧以來。未見其比。卽伊川易傳。于坤六五亦云。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則俗訛女媧爲婦人久矣。按康熙壬申。太常卿金德瑛、奉命祭歷代帝王陵寢。使還。上疏曰。臣見女媧氏陵前寢宮中。塑女像。旁侍嬪御。鄉愚奉爲求嗣之神。等諸淫祀。竊思斷鼇煉石。雖聖人所不言。和

樂誅兇。豈當陽爲女德。推其命氏。蓋如姚姒姬姜之倫。遠在洪荒。難求日角龍顏之肖。理宜毀去舊像。設立牌位。黷褻私祈。概行禁絕。仰符聖主尊崇古聖之心。永飭守臣蠲潔烝嘗之典。事下禮部議。從之。

上帝

程子曰。帝者。氣之主也。又曰。天與帝一也。天言其體。帝言其主。張子曰。上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朱子曰。周禮。上帝是總言帝。五帝是五方帝。昊天上帝只是天。鄭鍔曰。以其氣之浩浩曰昊天。以其位主乎上曰上帝。鄭康成以昊天上帝爲北極。非也。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又漢時太乙便是帝。如今郊祀增成十帝。一國三公尙不可。況天而有十帝乎。按唐禮志、謂讖緯亂經。鄭康成主其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康成以爲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康成以爲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三清

明宏治中。詔撰三清樂章。徐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按老聃得久視長生之道。百有餘歲。朱子謂莊周明言老聃死。則人鬼爾。道家列爲三清。位于昊天上帝之上。何哉。

魁星

日知錄言。世所奉魁星。立廟祀之。又象魁而取之字形。爲鬼舉足而起其斗。其意本爲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宜今之應試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也。世傳金侍郎甡。其次女幼時。一日。于中庭忽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康古。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其信然耶。否耶。唐以前狀元未設。而魁星果何所職耶。足博一笑。近亦有改魁爲奎者。然李仁卿古今黈、謂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大豕。亦曰封豕。主兵。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不相涉。按孝經援神契、亦有奎主文昌之語。倉頡效象。宋均註。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故顧氏猶有取焉。要不若北方元武七宿。壁二星。九度。文獻通考、謂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石氏星經、亦謂其明則王者興。道術行。圖書集。國多君子。而世莫之祀也。何哉。

西王母

西王母始見山海經。世以爲女仙之宗者。由列子及汲冢周書啓之也。考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是西王母乃地名而非人名。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亦其王之名母寡耳。未可以其名母寡而遂以爲女王也。其見于祠祭。則漢哀帝時。民間相傳西王母行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遂會聚祭西王母。今則處處有祠廟矣。而塑像皆作美婦人。緣集仙錄諸書。載其服物居處。備極都麗。故從而盛飾之。然山海經云。狀如人。虎齒狗尾。蓬頭戴勝。善嘯。穆天子傳註亦云。虎齒蓬髮。吾以爲世有邂逅相遇者。當深避之不遑。何穆王漢武欣慕若是乎。

神女廟

神女廟在巫山縣城西三里許之高唐觀。舊燬于兵。後始構茆屋三楹。西向。冠帔儼然。有嘉靖中范守已碑。極辨神女是王母第二十三女。爲雲華上宮夫人。嘗命其侍大弱庚辰童律虞余等佐禹治水。有大功德于人。不應緣宋玉微詞。以兒女子褻之。王新城亦謂六朝唐人詩。多言入夢之事。白樂天刺忠州。泝峽未至。士人繁知一先題詩廟中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早排雲雨候清詞。時人傳爲佳話。至二蘇。乃作詩正之。子瞻云。上帝降瑤姬。來處荊巫間。神容豈在猛。玉座幽且閒。子由云。堯使大禹導九川。石隕山墜幾折股。丹書玉笈世莫窺。指示文字相爾汝。騷賦之詞。不必深辨也。舊廟本在十二峯下。去縣東四十里。范石湖吳船錄、載之甚晰。

關神武廟

洪氏亮吉曰。余戍伊犂。所過鎮堡城戍。必有廟祀神武侯。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註三國志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謂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系。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眞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甯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士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

梓潼之神

世傳梓潼之神姓張氏。諱亞子。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姚萇至蜀。憩梓潼嶺。神衣布衣。道旁語萇曰。秦人無主。康濟其在君乎。萇既稱帝。求之。勿獲。遂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神著靈異。因脫佩劍賜之。封濟順王。王鐸蕭遇咸賦詩刊石。而李商隱詩亦載神以鐵如意贈萇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王。或又言神卽張仙。諱惡子。祈子者恆禱之。而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掌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由是天下學校亦有祠祀之者。陸稼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卽謂以之配文昌。如棄之于稷。句龍之于社。然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諸賢。擇一而配可也。于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況直呼梓潼爲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

天妃

天妃之神不一。毛西河太史得勝壩天妃宮碑記。言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巔。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此一天妃也。三韓張立菴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次猴嶼。祭天妃。天妃姓蔡氏。此地人。爲父投海。身亡後。封天妃。此又一天妃。今世所傳湄州天妃。則莆

田林氏女契元典而爲水神。西河謂此乃後人所附會者。然自宋元祐以後。久載祀典。我朝亦累加封秩。康熙中。新城王尙書官侍讀時。撰諭祭文云。惟神鍾奇海岳。綏奠閩疆。有宋以來。累昭靈異。蓋亦指湄州言之也。又明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祭天妃。今三月猶然。而知正月者鮮矣。

華光神

香山黃文學芝、撰粵小記曰。里閈于八九月。命巫禳火眚。以祀華光神。神白皙少年。衣白衣。當額中多一目。左執戟。右捧金。蓋西方金神也。按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蓋火出于辰。伏于戌。死于酉。詩曰。七月流火。言火之流于西也。火本炎上之物。流于西。則爲金所伏。屈而不伸。屈則變爲災矣。祀金神者。欲火之伸。使不爲患也。神以華光名者。金本燦燦之質。華光卽燦燦之謂也。況艮爲少男。介居西北。先天艮在西北。正爲金旺火衰之地。觀神之形狀器服可見。世以爲火神。誤矣。且火神另有專祀。又何以華光爲也。道家言神姓陳。爲元武將官。其亦取金水相生之義與。

城隍

城隍之名見于易。又記曰。天子大蜡八。注言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卽城隍之祭也。而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廟。建于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

武陵王祀城隍文。皆書于史。又非唐始有矣。迨宋以來。其祠遍天下。錫額封爵。至附會一人以爲神。如鎮江慶元甯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龍興贛袁九江吉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明自洪武三年。詔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前時爵號。一皆革去。其後則南京以八月祭北京以五月十一日祭。謂是日爲神誕辰。廣州以七月二十四日爲誕辰。粵東省會。向稱府城隍。其祀以太守主之。雍正間。觀風整俗使焦祈年、奏請改都城隍。然後司道督撫始皆展謁。

家廟

說文云。廟者。貌也。尊先祖貌也。古今注云。所以彷彿先人之容貌也。則古原有遺像追享之事。或以爲影堂起于後世。非也。胡敬齋曰。廟所以藏祖考神主不可不立。古者庶人田地居址皆君上所制。僅可營生藏身。故祖廟難立。但薦于寢。今之富家。田地基址。朝廷無限制。多者數百畝。固當割田以奉先。推財以立廟矣。寶要云。凡仕有祿食。居有餘貲。宜置祭田。以供歲祀。多寡隨宜。但給祭用可也。立約聞官。不許典賣。世世共守。推家之賢能者司之。毛西河曰。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七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或一。或祭于寢。夫一廟止禰。卽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古無合祭先代之典。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合金錢爲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爲神爲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

爲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漢書張安世及霍光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故司馬溫公謂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于墓所。唐以後。士大夫始各立家廟。若所傳家廟碑先廟碑之類。宋仁宗慶曆元年。詔許文武官立家廟。而有司因循觀望。不果行。皇祐中。用蘇頌議。考唐人寢室燕饗儀。止用燕器常食。著爲令。其後高宗紹興。寧宗嘉泰。嘉定諸年。每爲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史丞相輩。歷請立廟。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建。且恥踵其事。而家廟之制仍未有定。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祿。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卽時而修舉。楹桷成毀。既不勝其煩難。而肸蠁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彼夫合祠而比祀。抑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矣。

顯祖顯考府君碩人

讀禮通考曰。古人于祖考及妣之上皆加一皇字。逮元大德朝。始詔改皇爲顯。以士庶不得稱皇也。不知皇之取義、美也大也。初非取君字之義。詩楚茨。先祖是皇。朱註。皇、大也。君也。輔氏慶源曰。君卽是府君之謂。乃人子尊祖考之詞。非以爵稱也。而當時乃以此爲嫌。何也。其在于今。則相沿既久。自不必復用皇字矣。又馮善家禮集說。或問。無官者則書處士。秀才而下。復可書府君否。曰。按祠堂章有事則告條下註云。有官者皆書封謚。無官者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加于府君之上。是則庶民皆可稱其先爲府君也。又姚翼家規通俗編曰。朱鹵菴題無官神主稱處士。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邱文莊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二公達禮者。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稱碩人。處士非嚴光徐穉之流。本不易稱。但舍

此無以順孝子之心。碩人既可稱于誌。則主亦可稱也。故皆從之。

影像

萬氏斯大曰。古禮有畫像之事。而後世亦有之。溫公以爲非古。故于書儀止載魂帛依神。而朱子不改。愚則謂繪畫自古而有。書言乃審厥象。以形求說。特當時無有子孫繪其祖父者。故聖人不著于經。後世圖功臣。圖賢哲。往往見于紀載。而謂子孫獨不可繪其祖父。此不近人情之論也。且古禮不有尸乎。以孫像祖。事死如生。古人自有深心。然行之今日。未有不視同兒戲者。曷若傳神楮墨。子孫歲時瞻拜。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實有洋洋如在者乎。噫。亦思像果何害于禮。而必欲避其名乎。

墓祭

王伯厚曰。古不墓祭。漢明帝以後。始有上陵之禮。然孟子墦間之祭。趙註謂郭外塚間也。已可爲古墓祭之切證。閻百詩曰。韓詩外傳。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而逮親存也。此墓祭之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上祭于畢。文王葬地也。此墓祭之見于史者。周禮塚人。凡墓祭爲尸。此墓祭之見于經者。豈得以墓祭爲非古乎。按墓祭始見曾子問。然非常典。卽漢魏而下。亦或行或罷。自開元二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胡三省謂但許士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至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正謂此也。

古墓祭用寒食

毛西河曰。二十四氣之名。不顯于經。惟倪寬正朔議有云。黃帝建氣物分數。氣者。二十四氣也。其中啓蟄霜降諸名。雜見月令、左傳、夏小正諸書。而不能全見。獨漢志、孝經緯、始全載入。一本之太初歷。是太初以前。清明未顯。焉得有清明上墓之事。惟寒食上墓。則六朝初唐蚤有之。如李山甫、沈佺期寒食詩。皆有九原報親諸語。原不始開元二年之敕。蓋寒食上墓。前此所有。而開元則始著爲令耳。若清明。則自六朝以迄唐末。凡詩文所見。並不及上墓一語。沿及五代吳越王時。羅隱有清明日曲江懷友詩。始有二年隔絕黃泉下句。至宋詩。則直曰清明祭掃各紛然。竟改寒食爲清明矣。按寒食節名。見于魏武令、司馬彪續漢書、及荆楚歲時記。與清明相隔一日。相傳自冬至一百五日爲寒食。一百六日爲清明。元微之詩。初過寒食一百六。是也。二節本相連。而歷家祇取清明諸節編入曆中。至寒食上巳諸節。皆不之及。因之世但知清明。而不知寒食。遂漸漸以寒食上墓事歸之清明。理固然也。則是墓祭大禮。三古所有。而清明之節。又復列代相因。展轉有據。家祭之外。必當墓祭。誰曰墓祭非古乎。

前代陵墓守戶

漢高帝十二年。詔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陳勝也。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及魏公無忌、皆與戶守冢。自是魏明帝景初二年、宋武帝永初元年、齊明帝建武二年、梁武帝天監六年、魏高祖太和二十年、孝明帝熙平

元年、隋煬帝大業二年。皆詔禁前代陵墓不得樵牧。或言修理灑埽。惟唐太宗貞觀四年。詔自上古至于隋室。諸有明王聖帝及賢臣烈士邱壟。每加巡簡。禁絕芻牧。春秋二時。爲之致祭。明洪武九年。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視歷代帝王陵寢禁樵牧。設守戶。每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極詔書。並有此文。

蠡勺編卷三十

天子宗法

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爲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卽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共宗。宗無共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見毛西河辨定大禮議。

親王班次

宋朝儀。親王班次。在宰相之下。樞密使之上。至明。始不與羣臣齒列。爲得體。其于文武大臣投刺作書。或稱王。或稱別號。無稱名者。自分宜當國。而親王稱名矣。至江陵當國。稱晚生矣。甚而其時之襲封者稱門生矣。其褻越不已甚乎。沈文慤編國朝詩別裁集。誤諸王名次雜羣臣中。高宗皇帝命內廷翰林重校。移冠集首。所以尊國體。凜臣職也。

太子世子

白虎通云。天子之子、太子。諸侯之子、世子。然春秋傳。王世子會于首止。是天子之子亦稱世子。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是諸侯之子亦稱太子。然則太子、世子、古所通稱。自漢制始分屬矣。

大喪儀

唐書禮樂志。五禮、二曰凶禮。唐初。徙其次于第五。而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至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開元禮及新唐書皆不載國恤。惟杜氏通典有之。然所載止代宗之喪禮。說者謂代宗之崩。顏魯公爲禮儀使。意此禮卽顏公所定。而通典收之。故其儀注悉備如此。徐健庵曰。儀禮十七篇。但有士之喪禮。而天子大喪無之。禮記則間載一二。而始末不全。無從考見。周禮之所載者。不過諸司職掌而已。亦無以考其行禮次第。至杜

君卿通典、鄭漁仲通志諸書。尙條貫闕如。惟黃勉齋續儀禮經傳通解。以小戴禮喪大記爲主。而博采諸書以足之。最爲詳盡。然又不專主大喪。而諸侯大夫士之禮雜陳其中。馬貴與文獻通考。去勉齋之繁蕪。而按喪服次第。以禮經條列之。雖未能粲然大備。然古禮原殘闕不元。則後人編輯不過如是而已。

大行

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以立。臣下所稱。辭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

遭喪不祭

徐健庵曰。遭喪不祭。禮有明文矣。王制則言喪三年不祭。小記則言喪者不祭。曾子問則兩言總不祭。儀禮則言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雜記則言如同宮。雖臣妾。葬而後祭。是皆遭喪不祭之顯證也。左傳曰。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虔註。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禘于廟焉。此正論也。杜預喜其言與己古天子無三年喪之說合。遂竭力敷衍。謂卒哭之後。四時常祭如舊。若是。將儀禮禮記之言皆不足信乎。愚以爲左氏之意。蓋謂祔後練祥禫之祭。特祀死者于主。至除喪之後。乃始遷主于新廟。而行烝嘗禘于廟爾。豈謂喪服之內亦行烝嘗之吉祭乎。且左氏原爲作主立傳。則必專指新死者而言。何爲泛及于他廟之常祀。故知傳所謂廟。乃謂喪畢遷主之新廟。而非祖宗昭穆之舊廟也。所以爲是言者。蓋卒哭而祔。但

祔祭其主于祖父之廟。祭畢反于寢。而死者未嘗有專廟。故止可稱主。而不可稱廟。至喪畢而入新廟。始可專享一廟之祭。故曰烝嘗禘于廟。左氏之意本明。何嘗謂喪內可行祭禮乎。杜預建太子短喪之議。爲時人所訾。必欲求伸己說。未免牽合附會。而不知與儀禮禮記實相悖也。又曰。遭喪不祭。固禮之大經。然而人有貴賤之別。神有內外之分。喪亦有內外之異。則又不可以無辨。後世惟天子之禮。廟堂時或議之。卿大夫以下。則鮮議及之者。蓋其時喪不成其爲喪。祭亦不成其爲祭。故無可得而稱述也。程子之言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可也。今人百事如常。奈何獨廢祭。善哉言乎。然欲從俗而竟背乎古。則人情亦有所不安。張子有言。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準情度禮。此爲得其衷矣。

奪情之非

禮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註云。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故春秋亦紀晉襄公墨衰之事。漢唐以來。遂藉口而有起復之禮。宋制。凡文臣諫舍以上。武臣刺史以上。皆卒哭後恩制起復。其在切要者。不候卒哭。內職遭喪。但給假而已。願終喪者亦聽。京朝幕職州縣官。皆解官行服。亦有特追出者。徐健庵曰。朝廷敦風教之本。當自大臣始。豈有寬于大臣嚴于小臣之禮。縱朝廷嚴爲之制。猶恐有貪位忘親。如薛宣、翟方進其

人者。靦顏居具瞻之位而不肯去。又況導之短喪。彼無恥之輩。復何所顧惜、而不忘哀就列乎。故其時之不肖者。固不必言。卽有修飭之士。亦靡然從之而不以爲恥。自富鄭公力辭起復。鄭公以母喪去位。時久無宰相持喪者。詔意必欲起公。再下。再力辭。末至切責。公復抗疏。上知其不可奪。乃已。後之爲執政者。始不敢冒奪情之名而靦然就職。賢者之有益於人國。豈不鉅哉。

喪葬之惑

竹垞先生撰吳周瑾葬經廣義序曰。孝子之葬其親。非欲人之不得見而已。必爲之測量水脈。候土驗氣。以厚死者而安其體魄焉。故曰三月而葬。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古之葬者。冢人營之。墓大夫掌之。其後周禮旣廢。冢人墓大夫不司其職。則不得不取信于葬師之言。其人每變亂他人之是非。以營己之利。學士大夫未暇深究其義。鮮不惑焉。至土濂水漬。又從而遷之。嗚呼。爲人子者。苟能審夫測量候驗之說。比化者體魄得安。雖未必興福于子孫。庶葬焉可以勿悔也。洪稚存曰。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尙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尙易。而富貴者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尙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

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尙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

喪事鼓吹用夷禮

宋史章頻傳。頻爲刑部郎中。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飾棺。具鼓吹羽葆。吏士衞送至白溝河。按東莞李用。字叔大。當宋末時。使其壻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其國人。及卒。王以鼓吹一部送柩歸。里人榮之。名過洋樂。相傳粵喪用樂由此始。

師友心喪

徐健庵曰。聖人制喪服。所以序倫紀也。在昔司徒敬敷五教。一曰父子有親。故父母爲斬衰齊衰之首。二曰君臣有義。故君服次之。三曰夫婦有別。故夫妻之服又次之。四曰長幼有序。故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又次之。五曰朋友有信。宜亦有服。而不著也。獨見于記中曰。朋友麻。註云。弔服加麻也。其服素弁。環絰。疑衰。布裳。既葬。除之。至于師弟。則尤重矣。欒貞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蓋亞于君親矣。乃幷不列于五倫。何與。說者以爲蓋統于朋友之中矣。然則師弟與朋友若是班乎。曰。非也。友之名與義。皆非可輕也。有父事之友。有兄事之友。若父所交友。則固非吾所得友也。然其名不過執友。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以友輔仁。師以傳道。尤必待友之相成。友顧不重與。且夫朋友可以該師弟。師弟不可以該朋友。猶夫長幼可以該尊卑。尊卑不可以該長幼也。此立文之體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絰而出。絰必素弁矣。必疑衰矣。此師弟之服見于朋友之說也。聖人又以爲師之恩重。未足以報也。于是乎有心喪。爲師心喪三年。如事父。爲朋友心喪期年。如事兄。用示差等焉。然則何爲不明著其服。而謂之心喪也。曰。是有微權焉。鄉塾歲更師。學校無常師。醫巫百工皆曰師。若友之族。則益衆矣。盡人而心喪之。不滋僞乎。心喪者。生乎心者也。苟其心有不得已焉。則喪之可也。由是門生爲舉主。故吏爲舊君。治民爲守令。以及親屬之厭于所尊而不得遂者。皆可與于心喪之數也。又曰。濂洛關陝諸大儒。相繼而興。一時從遊之士。遍于海內。其所以事之者。迥異于常師。暨其卒也。宜必有制服行喪者。今遍考伊洛淵源錄、名臣言行錄、及宋史道學、儒林諸傳。實寥寥罕聞焉。何諸賢之事師反不若漢之經師也。豈當時果不爲制服耶。抑有之而傳者失記耶。吾觀呂與叔之傳。初不言爲師心喪。而胡文定之書言之。則知有而失記者多矣。不然。不幾令人疑洛關諸高弟爲薄于其事師之禮哉。

子執出家父母喪

柴氏紹炳曰。人子于父母。有出家離俗者。是其剃染之日。業告絕于祖禰矣。爲子孫者。不能挽之于生前。而于死後復引而近之。一旦使圓頂方袍之屬。得復與于同宮祔食。先人有知。豈不貽之恫且羞乎。（勝國士大

夫多託于名義。髡髮以出世者。身後或有是事。故柴氏有是言也。況彼出家者。誠欲了死生。空諸一切。且不貪人天供養。惡用世俗香火人戀戀不舍哉。人子處此。當執喪死所。葬無首邱。制服廬居。設主別室。稱考妣。而不得仍書故官位封號以別之。庶幾亡于禮者之禮耳。

僧道制服

金史章宗紀。明昌三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爲甚。禮官言、唐開元二年敕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爲子而忘其生。傲親而狥于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有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爲宜依典故行之。制曰可。明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本宗親屬在內。喪服等第。如斬衰期功緦麻之類。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徐健庵曰。二氏之徒。自以出家離俗。竟不爲親屬制服。彼其本教固然也。今乃使之行服。雖非二氏之本教。其于敦厚人倫。化導異類。固甚盛心也。第不知唐之世曾以此條載之于律否。觀元宗特頒此詔。則律文之不載可知矣。至明之定律。遂以此條入之。豈不尤爲度越前王哉。有司教之責者。勿徒以虛文視之。而違者一繩以法。庶幾扶翼世教之一端也。

度牒

趙耘崧曰。宋時。凡賑荒興役。動請度牒數十百道濟用。其價値鈔一二百貫至三百貫不等。不知緇流何

所利而買之、及觀唐書李德裕傳。而知唐以來度牒之足重也。徐州節度使王智興、奏准在淮泗置壇。度人爲僧。每人納二絹。卽給牒令回。李德裕時爲浙西觀察使。奏言。江淮之人。聞之戶有三丁者。必令一丁往落髮。意在規避徭役。影庇貲產。今蒜山渡日過百餘人。若不禁止。一年之內。卽當失卻六十萬丁矣。據此。則一得度牒卽可免丁錢。庇家產。因而影射包攬可知。此民所以趨之若鶩也。然國家售賣度牒。雖可得錢。而實暗虧丁田之賦。則亦何所利哉。

賜僧道官

舊唐書。高宗調露二年。賜玉淸觀道士王知遠爲太中大夫。後聞葉法善名。徵詣京師。詔入禁中。盡禮問道。睿宗卽位。謂法善有冥助功。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慧明爲歙州刺史。唐書方技傳法善、括蒼人三世爲道士。夫以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之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不已甚乎。由是開元二十年。相州刺史韋濟、薦張果入宮。元宗又以爲銀靑光祿大夫。其視改集仙殿爲集賢院時大不侔矣。及代宗以胡僧不空爲特進大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尙。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此本容齋三筆。然當以後魏沙門法果、封輔國宜城子加侯、爲浮屠封爵之始。宋元豐三年。詳定官制。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後以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小卿者賜三藏法師。又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南漢劉鋹、亦多賜僧官。有內殿大僧錄教中大法師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

書者。有都監住持秀華宮使上將軍上柱國某伯食邑十萬戶者。見光孝寺鐵塔識。元武宗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仁和沈梅村、謂玉堂仙掖中。此禿可謂破天荒矣。

張眞人賜號

張道陵、光武時人。邵氏見聞錄、謂順帝時人。續通考、謂章帝和帝時人。善以符治病。百二十三歲卒。唐天寶間。號正一靖應眞君。而子孫未有賜號者。通考言宋太宗祥符九年。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邱文莊公謂此張氏賜號之始。徽宗崇甯二年。賜張繼先號虛靖先生。然亦未有階品。自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賜張宗演爲靈應冲和眞人。始給三品銀印。明洪武元年。張正常入賀卽位。太祖諭宰臣曰。元人不知義理。稱爲天師。寇謙之嘗言。繼道陵爲天師。故世俗稱天師。元時亦號眞人耳。夫天豈有師。可改授正一嗣教眞人。錫以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隆慶間。幷革眞人。止稱提點。萬歷初。復之。俗至稱爲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眞君。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張繼宗具疏請卹。吏部題查正一眞人從無賜卹致祭之例。應不准行。其恩詔誥命。應如所請。得旨。張繼宗見號眞人。卽着照所襲銜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于優崇。恐日後漸加縱肆。或致妄爲也。聖祖睿見可云邁越前古矣。

巫覡自僭名號

漢白石神君碑陰。凡主簿十六人。祭酒六人。都督一人。非官府僚屬也。乃巫覡所自相署之號耳。故隸續有米巫祭酒張普碑。亦然。蓋當時習俗有此名目。

女巫

國語。觀射父對楚昭王絕地通天之問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周禮春官。男巫女巫。皆司巫之所屬。孫偉夫謂祠祀禳禱。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後世寖失此意。以感召之舉徒望之愚婦人。漢因秦滅學。祠祀用女巫。後魏郊天。女巫升壇搖鼓。甚而孔廟之祭。亦進倡優。典禮陵夷。于斯爲甚。見魏書高祖紀。由是廣張罪福。以資誘脅。人主不察。往往使闌入宮禁。宋元嘉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元凶劭令東陽公主託云善蠱。召入。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上。覺劭乃弒帝。見宋書二凶傳。五代史南漢世家。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身。呼後主鍠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于胡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乃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尋致亡國。

三教

朱竹垞曰。始爲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羲氏作。而伊耆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

無衣。無男女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之說行之國中。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不若矣。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既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天主教

大西洋諸國。悉奉天主耶穌教。而耶穌生于女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有意大里亞國人利瑪竇。始汎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又令其徒王豐肅、陽瑪諾等、居南京。倡行其教。于萬歷二十九年。因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始以方物獻。并進天主及天主母圖。行李中有神仙骨。神宗命給廩賜第。秀水朱文恪公疏。謂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與遠方慕義獻琛者不同。且所貢之圖既屬不經。然既稱神仙。自能翀舉。安得遺骨。乞速勒歸國。勿許潛居兩京。與內監交往。致別生支節。眩惑愚民。不報。會西洋人湯若望。以其國推步之法證大統歷之誤。徐宮保光啟篤信之。借宣武門內首善書院作歷局。天啟元年。鄒忠介元標、馮恭定從吾、同官都察院。都人建首善書院于大

時雍坊。爲講學之所。二年。御史倪文煥詆爲僞學。因毀先聖栗主。燔經籍于堂中。踣其碑。至是。改爲天主堂。而書院遂廢。遂踞其中。更名天主堂。其教乃沾染中土。

毀淫祠

魏武帝爲濟南相。毀劉章廟。及秉大政。普加翦除。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晉世祖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愼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偸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典。具爲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奸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

蠡勺編卷三十一

古算器

丹鉛錄云。古算法與今不同。算器亦不同。算法之異。見孫子算經。猶可考見。算器則不可見矣。漢書律曆志。言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三禮圖有六觚算法。形如六角米箕。又有方圓算法。形圓中方。方爲四冪。餘圓爲四庣。沈存中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副之數。詳此。亦見其槩矣。

珠算

梅徵君文鼎曰。珠算之興。苦無稽據。似亦起于明初耳。何者。歸除歌括最爲簡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澁。蓋卽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爲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考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吳氏省蘭曰。欽天監曆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卽起是時。又嘗見他書。元統初。元順帝年號。造大統曆。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卽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卽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

楊損以算術選吏

唐闕史載青州楊尚書損。觀風陝郊日。政令頗肅。郡人戎校缺。必採於輿論而升陟之。有專兵籍者闕。局司頗重。選置惟難。有吏兩人。衆推合授。較其歲月職次功績違犯。無少差異者。從事掾不能決。楊公俛首久之。曰。余得之矣。乃謂曰。爲吏之最。孰先於書算耶。姑聽吾言。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羣跖評竊賄之數。且曰。人六匹。則長音杖。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復幾匹。顧主硯小吏著於紙。令俯階籌之。且曰。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遂授良闕。儕類則眙伏而退。以其類二首六身之說。故書。

黃鐘之異

黃鐘律管。呂覽以爲三寸九分。自長孫無忌、劉恕、以及李文利、皆用之。故金谿王積慶樂律管見、卽墨王邦直律呂正聲、皆此說也。司馬以爲九寸。自京房以下、至蔡元定、皆用之。有明宛樂韓氏、因之以作志樂。以其人論。則元定諸人可從。以其世論。則呂覽亦未可廢。蓋不韋之時。韶樂盡在咸陽。其樂器必有存者。且十二律之音。黃鐘至濁。今試次管吹之。管長則淸。管短則濁。黃鐘不宜獨淸也。意呂氏以三寸九分者爲黃鐘之宮。蓋月令中央之律。與子月黃鐘九寸者不同。李文利輩或誤用耳。

納音

瑞桂堂賚暇錄曰。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後爲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三八。水音一六。火音二七。土音

五十、此不易之論也。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巳、其數二十有三。三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凡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由起也。沈梅村謂以頻年曆日考之。信然。如壬子、癸丑、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也。木有自然之音。故納音卽從木。甲寅、乙卯、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假土而爲音。故納音不屬土而屬水。丙辰、丁巳、其數二十有二。二者、火也。土假火而爲音。故納音不屬火而屬土。餘皆可類推矣。

唐人明律

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審諦之。徐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指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旣剷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又唐有安滂者。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滂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滂卽以黃鐘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滂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太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

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爲宮。某律爲商。某律爲角。某律爲徵。某律爲羽。某律少宮。某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況。況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太初四分三統曆

三代以前。曆無定法。兩漢之曆。張蒼主顓頊曆。唐都、洛下閎、司馬遷等。作太初曆。初用夏正。歆向父子作三統曆。章帝時。行四分曆。而當日所推美者。莫過於太初、四分。由今觀之。未有疎於二曆者也。周末冬至日巳在南斗。而太初猶起牽牛。四分不知歲差。百餘年後。必差一日。漢人惡得爲知曆哉。敬齋古今黈曰。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言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於後世。至于章蔀發斂之術。則羲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

者。深可恨也。

西曆

崇正時。曆法益疎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西洋人羅雅谷、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開局纂修。報可。久之書成。卽以崇正元年戊辰爲曆元。名曰崇正曆。其法視大統曆爲密。國朝因之。曆日益精。蓋中法但知渾天。西法先明渾地。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而恆星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繫宮度於星宿。西法繫宮度於節氣。中法平分一歲爲二十四氣。西法實測黃赤道相交之一點爲春秋分。而餘氣各以日行遲疾加減之。中法知太陽有歲差。而西法則曰恆星行。中法知七政有遲疾。而西法則曰高卑度。根極理要。迥出前賢之上。又論恆星有南北差。黃赤道有疎密差。太陽有不同心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蒙氣差。日食有三差。又有外三差。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亦皆振古所未聞也。梅氏叢書曰。遠國能言曆術者。多在西域。蓋堯典命羲仲宅嵎夷。卽今登萊海隅之地也。羲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皆濱大海。故以爲限。和叔宅朔方。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不可更北。故以爲限。獨和仲宅西。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旣無大海之阻。又氣候暑同內地。無極北嚴凝之畏。唐虞聲教四訖。和仲旣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卽有以開其知覺之

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也。吾邑張南山曰。西法實中法所流傳。至萬曆聞。復還中國。非至是而始行于中國也。今畧舉數端證之。太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散入殊方。一也。西洋曆所言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合。而周髀算經。漢趙君卿已爲之註。二也。立天元一法。利瑪竇不得其解。而宋秦九韶、元李冶、皆能言之。三也。利瑪竇撰經天該。其星名與中國同。而丹元子步天歌。隋時已著。四也。西法言各省節氣不同。卽中國里差之法。是里差之法實爲西法所自出。五也。西洋有借根法。名阿爾熱巴拉。阿爾熱巴拉者。華言東來法也。是尤爲中國流傳至西之明證。六也。且用西法者。第取其測算之精而已。至紀日于午。何如紀于子之善也。紀月于望。何如紀于朔之善也。是西法有不及中法者。而中法固在西法之前者也。

三元九宮民曆

曆日內所歷男女九宮。以上元爲中元。傳誤已久。康熙五十二年二月。欽天監奉旨。悉依星曆考原更改。以康熙二十一年甲子爲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乾隆九年。起四宮。下元甲子。嘉慶九年。起七宮。

句股

古有句股弦矢以割圓測弧。而今則有句股直角。又有銳鈍二角。而三角以成。蓋嘗求其說焉。點、線、體、面。立其程也。弦、矢、割、切。通其法也。有三等之角。有二等之角。有不等之角。盡其類也。四角者可分而爲二。五

角者可分而爲三。六角者可分而爲四。窮其變也。兩線不能以成形。故角始于三。弦矢割切。各有正餘。故線全于八。試定正十以度天。由十中之點。分引兩線。以極天表。其適得九十度也。則三方平而角宜。其過乎九十度也。則太寬而角鈍。其不及乎九十度也。則太狹而角銳。回互其位。反覆其數。舉一反三。由三度一。以古乘除法求之。天之度無復遁矣。餘姚黃梨洲、謂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梨洲著有授時曆故。測圜要義。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曆。世驚以爲不傳之祕。不知梨洲實開之也。

測天

李仁卿曰。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爲一次者。有以三宿爲一次者。或者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故占三宿。其餘各居一偏。故止二焉。此果定論否。前漢律曆志云。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一百一十二度。東方七宿至少。較南方少三十七度。又逐宿較之。觜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雖其測望之時。遠近疎密之不同。上下旁側之有異。亦不應相懸如是之甚也。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按天文志。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今不取鬼斗而取弧建者。孔穎達云。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定爲中也。審如孔說。則星有相近于正中者。皆得與于四七之列也。夫古先聖哲、以天體本無可驗。于是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

舍、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及九道之類。率皆強名之。故謂其術爲綴術。所謂綴者。非實有物。但以數強綴緝之。使相聯絡。可以求得其處所而已。故星之近乎赤道。當乎正中。取易見而可以指名者。而強名之曰。此二十八宿也。不如是。無以考七緯。般四時。亦既名之爲宿矣。又從而分配四方。爲鳥獸之象焉。此所以所占之度或以甚多而或以甚少也。是則天體可以強正。天星可以強分。其于二十八宿之內可以減之。而其外亦可以增之也。設令今人有自我作古者出。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方別居六。定之爲九十度有奇。次別居二。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其誰曰不可。若然。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易見。弧建之類。皆可以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必不至于多寡之懸絕也。然而聖人不爲是截然易曉之術。而反立參糅難明之數何者。蓋其妙達無方。以神道設教。奇耦錯綜。中有深意。于其測望之時。畧取其易見者而強名之以詔後世耳。

黃道赤道

沈存中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

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經星非有定位

葉氏秉敬曰。二十八宿爲經星。附天不動。隨天左旋。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本無定位。今以堯典日中星鳥考之。此時春日。鶉鳥昏見南方。故井鬼柳星張翼軫定爲南方之宿。而角亢氐房心尾箕分列于東。斗牛女虛危室壁分列于北。奎婁胃昴畢觜參分列于西。此不過春日一時之方位。觀星者遂分別其識號。以爲前朱鳥。後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使有名色可記云爾。若夏時。則角亢等蒼龍七宿。昏見南方。秋時。則斗牛等元武七宿昏見南方。冬時則奎婁等白虎七宿昏見南方。由此觀之。則春時之前朱鳥。又爲夏時之右白虎。秋時之後元武。冬時之左青龍矣。且井鬼七星。雖是春時昏中之星。然只是昏時一刻在南。夜半則轉而西。旦則轉而北。午則轉而東。昏時則又歸于南。由此觀之。則昏時之前朱鳥。又爲夜半之右白虎。旦之後元武。午之左青龍矣。此其轉移頃刻易位。故謂之權立識號則可。謂之分定方位。則不可也。

經星之度不齊

二十八宿之度。闊狹不齊。最闊者爲東井。三十四度。其次爲南井。二十五度。最狹者爲觜。一度。其次爲鬼。二度。考沈括、王奕之說。乃知天本無度。以日之行爲度。日行不可記。所可記者、星耳、故取相當之星以爲

距度。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闊。觜鬼之傍非星衆也。然日躔一二日。而其星適與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

星名

袁坤儀曰。中興志以軒轅爲黃帝之精。造父、奚仲、王良、傅說、皆星名。亦以爲星降而爲人。人去而復爲星。考之。鄭夾漈嘗論傅說一星。主後宮求嗣之事。謂傅母喜之也。偶與商臣同名耳。軒轅亦以爲兩角有軒轅之象。故名。奚必其降而生黃帝也。至王良在天駟旁。主馬事。亦曰天馬。意後人以其人善主馬。而名之曰王良。推之造父奚仲之屬可知矣。

分野

婺源汪雙池曰。分野之說。賈疏謂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甚善。然古人則天垂象。主其事則祭其星。故祝融分柳星張。閼伯分大火。又太皞分角亢。炎帝分翼軫。黃帝分析木。少皞分奎婁。顓頊分室壁。皆因所王之德。義各有取。後世居其土者。則因之而已。後人乃分別郡邑。謂某郡某地入某宿某度。則多見其惑也。而固者又謂天體覆冒天下。無分野之說。則又失之不考其故矣。青浦胡廷佩曰。漢書地理志。某星分野。分、去聲。今人誤讀平。非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分野者。分內之野。或繫之北斗。如魁主雍。去聲。或繫之二十八宿。如星紀主吳越。或繫之五星。如歲星主齊吳之類。

又有月建分野。十干分野。十二支分野。左僖三十年杜註。分野之星。昭十八年杜註。大辰、大火。宋分野。二十六年杜註。出齊之分野。陸德明並音扶問反。又漢地理志。有皆趙分也、皆燕分也等語。又曰。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史記天官書註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當其分地有憂。偶拈數則。分非平聲信矣。又王維終南山詩。分野中峯變。陰晴衆壑殊。以分野對陰晴。李穀詩。照耀文星吳分野。留連風月晉名賢。古人無錯拈者。

老人星

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入于丁。按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星見于其位。南粵之星。多于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見老人星下有大星無數。皆古所未有。方愚者曰。南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臼諸星。于南極甚近。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一卷。或卽此等星。

客星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韓昌黎謂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得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其殆老子星與。然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出無時。其

居無定。忽見忽沒。不可推算。寓于星辰之閒如客。故謂客星。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羣史書客星。鮮以爲吉者。世稱嚴子陵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考通鑒。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有客星。餘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溫星之類與。

孛彗長星之別

左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公羊傳曰。孛者何。彗星也。文公十四年秋。有星孛于北斗。杜預曰。孛、彗也。爾雅釋天。彗星爲欃槍。郭璞註曰。亦謂之孛。是申須、公羊、杜預、郭璞、皆以彗孛爲一星。而不然也。前漢文帝紀。有長星出于東方。註。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畧同。而其形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篲。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者。或十丈。或三丈二丈者。大率孛彗爲除舊布新及火災。長星則兆兵革。

荷邏侯星

德清許駕部宗彥曰。西士彌納和爲余言。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攷歲差。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

星、月星、荷邏侯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侯星與。

火星徵應

葉氏適題姚令威西溪集。初。完顏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喪膽。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歲八月火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己巳者。東南屏蔽也。又推算太一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後安。余嘗歎國不可無智士。不智于人。當智于天。方是時。姚公策我能必勝者。智于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余觀其以易肥遁爲飛遁。引註說文不若忿。以辨孟子不若是恝。尤非寡見淺聞所能到也。豈獨智于天而已哉。康熙十七年。大兵討吳逆。陝西道監察御史成其範上言。今年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夕遲。夫輿鬼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其時則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其地則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此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消滅無餘。必至之應也。蓋火退鬼金。則火能爍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而愈熾。況火旺南方。鬼井皆南方之宿。雲貴皆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必矣。未幾。雲貴平。因讀水心題跋。而並綴之。

比食

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比食之理。魯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兩月比食。後漢高帝三年。及文帝前三年。亦有之。皆史家之誤。石氏介謂天道至遠。不可執交會之度而強求。似經文斷不容輕議者。然則宣十七年食當在五月乙亥朔。而經書六月癸卯。襄二十七年食當在十一月乙亥朔。而經書十二月。且宣十七年六月朔爲甲辰。固無癸卯。襄二十七年七月。經有辛巳。十二月又安得有乙亥耶。

諸方節氣

順治元年七月。湯若望進所製渾天星球一床。地平、日晷、窺遠鏡各一。具請所有應用諸曆。永依西洋新法推算。又言。敬授民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若節氣之時日不具。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謬矣。歷稽大統回回舊曆。所用節氣。止泥一方。且北直之節氣。春分秋分前後俱差一二日。況諸方乎。新法之推太陽出入地平環也。則有此晝而彼夜。此入而彼出之理。若舊法以一處而槩諸方。故種種差訛。難以枚舉。今以臣局新法。所有諸方節氣。及太陽出入晝夜時刻。俱照道里遠近推算。共增數頁於篇首。從之。

定歲

曆家定歲首之法。以九年之曆爲準。括九十七月半。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四十八週。九年前之二月望。卽今年之正月朔。而月之大小。則以朔日干支求之。如大月。天干五。地支九。甲至戊。五數也。子至申。九數也。前九年正月朔是甲子。卽今年正月朔是戊申也。小月。則天干四。地支八。由此推之。而月之大小無所差矣。其正二十四氣。日則天干三。地支七。時則隔八相生。如九年前立春是癸亥日。癸見乙。三數也。亥見巳。七數也。卽乙巳日立春也。如逢子時交。則隔八位而未時交也。若以一年言之。今年立春後五日三時。卽來歲之立春也。今年冬至距朔所餘之日。卽來歲之閏應也。上考往古。則每百年長一。下驗將來。則每百年消一。

置閏

猶賢錄曰。古以閏爲歲之餘。凡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于終。考經之書閏。皆在歲末。文公六年。哀公五年。左傳成公十七年。襄公九年。哀公十五年。並在歲末。經傳之文。凡閏不言其月。言閏卽歲終可知。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魯改曆法。置閏在三月。故爲非禮。漢書律曆志曰。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數爲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爲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爲蔀首也。按今法則以月無中氣謂之閏。陳氏曰。古曆十九歲爲一章。章有七閏。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若于後漸積餘分。大率三十二月則置閏。每月三十日餘。以日月

會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晝夜長短半年無日

周禮冬官匠人疏。夏至日在南陸。躔于東井。去極六十六度有奇。陽盛陰消。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晝長。冬至日在北陸。躔于牽牛。去極一百一十六度有奇。陰盛陽消。天卑一萬五千里。故晝短。春分日在西陸。躔于婁。秋分日在東陸。躔于角。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而其景均焉。然亦關乎地之遠近。坤輿外紀。莫斯哥未亞國。其地夜長晝短。冬至日止二時。唐書骨利幹傳。骨利國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胛。而東方已明。又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晝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見康熙三十一年實錄。又職方外記。言北極有烏魚國。半年無日。其地去南陸甚遠。日行南陸。爲地氣所障。故秋分後無日。臺郡雜志。言海中有暗嶼。亦半年無日。蓋在地極南。去北陸甚遠。日行北陸。而爲地氣所障也。見大雲山房雜說。

六更十更四更

稼軒褚氏雜說。宋藝祖問國祚于陳希夷。有寒在五更頭之語。因命去五更二點。并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至二十一點。卽轉六更。謂之蝦蟇更。然宋人周遵道豹隱紀談。言內樓五更絕。梆鼓交作。謂之蝦蟇更。此卽六更也。外方謂之攢點更。初無二十一點卽轉六更之說。按陰時夫韻府羣玉。宮漏有六更。君王得

晏起。謂出開元遺事。而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張蠙詩云。蝦蟇更促海濤寒。似六更非宋始也。又南夷如占城諸國。多分一晝夜爲十更。其計海道亦然。故風帆所至。有曰七更可達。八更可達者。有曰五十更六十更可達者。蓋海不可以里計。用以更識之云。又眞臘國分一夜爲四更。吾粵海塘亦四更而天卽明。相傳擊五鼓。則潮水泛溢。此不足信。然究莫得其所自始。

選擇宜忌

梅定九曆學疑問補曰。曆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曆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閱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愼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聾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惑世誣民。莫此爲甚。朱竹垞羊石山題壁曰。自堪輿選日之術興。而方位歲月始多禁忌。謂有神焉司之。吉神百有二十。凶神二百有二十。數且倍之。以凶配吉。故夫吉日者鮮矣。今官曆宜忌。本于選擇曆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曆者。初無一字及于選擇。又如羅計

四餘。郭守敬曆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趨。然官曆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能止也。今若一切删去。秖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至意。復覩于今日。豈不快哉。

蠡勺編卷三十二

崑崙山

水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山海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別有崑崙也。按明史。賓童龍國有崑崙山。截然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其海曰崑崙洋。是卽海外之崑崙乎。又張騫至大秦烏遲國。西海之濱。亦有小崑崙。

北嶽

亭林集北嶽辨曰。古之帝王。其立五嶽之祭。不必皆於山之巔。其祭四瀆。不必皆於水之源也。東嶽泰山、於博。中嶽泰室、於嵩高。南嶽灊山、於灊。西嶽華山、於華陰。北嶽恆山、於上曲陽。皆於其山下之邑。然四嶽不疑而北嶽疑之者。恆山之綿亘幾三百里。而曲陽之邑於平地。其去山趾又一百四十里。此馬文升所以有改祀之請也。河之入中國也。自積石。而祠之臨晉。江出於岷山。而祠之江都。濟出於王屋。而祠之臨邑。先王制禮。因地之宜。而弗變也。考之虞書。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周禮。幷州、其山鎭曰恆。爾雅。恆山爲北嶽。註並指爲上曲陽。三代以上。雖無其迹。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漢書云。常山之祠。於上曲陽。應劭風俗通云。廟在中山上

曲陽縣。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春二月戊辰。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於上曲陽。郡國志。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則其來舊矣。水經注乃謂此爲恆山下廟。漢末喪亂。山道不通。而祭之於此。則不知班氏已先言之。乃孝宣之詔太常。非漢末也。魏書。明元帝泰常四年、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祭恆嶽。太武帝太延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幸鄴。十二月癸卯。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庚午。至中山。二月丙子。車駕至於恆山之陽。詔有司刊石勒銘。十一年冬十一月。南征。巡恆山。祀以太牢。文成帝和平元年春正月。幸中山。過恆嶽。禮其神而反。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恆嶽。夫魏都平城。在恆山之北。而必南祭於曲陽。遵古先之命祀而不變者。猶之周都豐鎬。漢都長安。而東祭於華山。仍謂之西嶽也。故吳寬以爲帝王之都邑無常。而五嶽有定。歷代之制。改都而不改嶽。太史公所謂秦稱帝。都咸陽。而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者也。隋書。大業四年、秋八月辛酉。帝親祠恆嶽。唐書。定州曲陽縣。元和十五年。更恆嶽曰鎮嶽。有嶽祠。又言、張嘉貞爲定州刺史。於恆嶽廟中立頌。予嘗親至其廟。則嘉貞碑故在。又有唐鄭子春、韋虛心、李荃、劉端碑文凡四。范希朝、李克用題名各一。而碑陰及兩旁。刻大曆、貞元、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會昌、大中、天祐年號。某月某日祭。初獻亞獻終獻某官姓名。凡百數十行。宋初。廟爲契丹所焚。淳化二年。重建。而唐之碑刻未嘗毀。至宋之醮文碑記。尤多不勝錄也。自唐以上。徵於史者如彼。自唐以下。得於碑者如此。於是知北嶽之祭於上曲陽也。自古然矣。古之帝王。望於山川。不登其巔也。

望而祭之故五嶽之祠皆在山下而肆覲諸侯考正風俗是亦必於大山之陽平易廣衍之地而不在險遠絕曠之區也明甚且一歲之中巡狩四嶽南至湘中北至代北其勢有所不能故爾雅諸書並以霍山爲南嶽而漢人亦祭於灊禹會諸侯於塗山塗山近灊之地也水經注曰上曲陽故城本嶽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山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衰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而文升乃謂宋失雲中始祭恆山於此豈不謬哉五鎮惟醫無閭最遠自唐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而宋則附祭於北嶽之祠然則宋人之遙祭者北鎮也非北嶽也世之儒者唐宋之事且不能知也而況與言三代之初乎先是倪岳爲禮部尚書已不從文升議而萬曆中沈鯉駮大同撫臣胡來貢之請又申言之皆據經史之文而未至其地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而書所見以告後之人無惑乎俗書之所傳焉馬文升疏謂恆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失據宋承石晉割賂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恆山於眞定府曲陽縣云似未嘗見十七史者

塗山

傅莫菴曰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註在壽春縣東北今濠州地史記稱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載塗山之歌應劭則云在永興永興今蕭山地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稽二渝州三濠州四當塗其處皆有禹跡然考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皆指在

濠州。似當以杜註爲準。

華不注

成公二年。戰於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胡傳讀不如卜。非也。蓋不、芳無切。與柎通。花萼跗也。詩常棣箋、不、當作柎。陸璣詩疏作跗。束晳補亡詩。白華絳趺。作趺。皆同。花之蔕也。伏琛齊記。引摯虞畿服經。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於水。丹鉛錄謂水經注言、華不注山。單椒秀澤。孤峯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九域志言、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比以芙蓉。亦可爲華不之一證也。

東蒙

放翁老學庵筆記。東蒙蓋終南山峯名。杜詩曰。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皆長安也。种明逸東蒙新居詩亦云。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註杜詩者妄引顓臾爲東蒙主。以爲魯地。

粵嶽

元次山嘗謂九疑當爲南嶽。屈華夫乃直推羅浮爲南嶽。謂北嶽在渾源。爲天地之極北。羅浮在博羅。爲天下之極南。羅浮固宜稱南嶽。彼以爲南嶽佐命者。史之陋也、遂大書南嶽二字於朱明洞口。且署其所

居曰南嶽草堂嘉慶間吾友黃子實數游羅浮一日憬然曰羅浮粵望也可稱粵嶽乃卽浮山絕頂西蜀唐闡戎文才所建羅浮君祠易以石而式廓之名粵嶽祠汀州伊墨卿詩所云誰能開闢洪荒後肇錫羅浮粵嶽名者是也南城曾賓谷方伯爲之記謂羅浮靈勝具載圖經然未尊之爲嶽也是未見華夫先生之說者香山黃君培芳卽羅浮君祠顏粵嶽焉夫天下名山五嶽而外多名嶽者秦幸會稽爰有稽嶽之號漢禮天柱遂假南嶽之稱豫州太嶽幾與嵩崇雍州吳嶽乃同華峻他如江左幕阜江右匡廬平樂以龍岳峙峯蒲圻以魚岳列嶂矧茲羅浮作鎭南越尊厥稱號名實允符固宜丹荔黃蕉四時修祀出雲降雨百蠻蒙福黃君以余守土之責請援筆爲記刊於石而附諸地志云愚按粵宅南隩殆南徼也故合宇內言之曰南嶽以長海外言之曰粵嶽夫南嶽之祀於灊霍久矣而欲以羅浮奪之有競心焉孰若粵嶽之安於無爭而愈足見其尊也雖謂粵嶽之稱當於南嶽可也

東樵

羅浮、一名東樵以與西樵相望而言高三千六百丈袤五百里峯巒四百三十有二其谿澗川源不可勝紀鄒師正所以謂邈處海上非逸世高蹈希仙慕道之流不能到到亦未易徧覽者此也陽湖惲氏敬曰羅浮山之以致勝者也如見荀奉倩劉眞長諸人如讀張文昌詩如觀王叔明畫山南氣蘊藉如廬之龍眠山北氣峭蒨如杭之龍井峯必有泉泉必有谷則龍眠龍井之所無也瀑布以黃龍洞爲最二泉源於

山頂。重疊走樹石間。至黃龍斗落數十丈。而交於山之足。其東谷復有一泉。勢足相敵。惟廬山瀑布直下。羅浮稍迤邐之爲不同耳。西爲浮山。東爲羅山。浮山西南距海百里有奇。羅山二百里有奇。蓋廣東地勢。廣州治已傅海。而東地又邪入海中也。大率地志山經。常有所誇飾。釋老二氏之書。更多荒誕。愚者往往爲眩惑。以古爲今。以虛爲實。其一二矯抗之士。止求奇偉駭心目者。以爲山水之至。一邱一壑。則委而去之。此均非善遊者也。三百篇言山水。古閒無餘辭。至屈左徒肆力寫之。而後瑰怪之觀。遠澹之境。幽隩潤朗之趣。如遇諸心目之閒。故古之善遊山水者。以左徒爲最。知此。則羅浮之名動天壤幾二千年。必有能得其故者矣。

西樵

陳獨漉謂西樵方十里。東西南北。一日可盡。凡山知名而小者。莫西樵若也。然所在皆水。麗於水而有巖洞厓壁可觀者。得二三十境。山小而富泉石。亦莫西樵若也。按圖經。去廣州治西百餘里。奇秀峭拔。峯皆內向。大小相屬。隱於削成之中。若芙蕖之未開然者。東凡二十峯。南十有五。西十有八。北亦十有八。合爲七十二峯。而以太科爲絕頂。巖二十有一。洞十。其飛泉之散於諸峯間。乍合乍分。或臥或立。凡三十有二。其一在噴玉巖。一在錦巖。一在澈玉巖。二在垂虹洞。左右飛流。如雙虹下飲。故曰垂虹。又有二泉。在雲谷谷中。羣峯迴合。有白沙書院、瀑布夾之。合流行石上。委曲數里。從巖頂噴飛。因名其下巖曰噴玉。又有泉

二在天峯左右。曰左天泉、右天泉。合奔雲谷。注於九曲谿。有二亭以收其勝。其在廣朗洞口者。作三級逶迤而下。冰轟雪吼。倒射青冥。其勢益暴。又一在水簾洞。爲九曲溪。下流披灑壁間。霏微若珠箔。又一在雲端村。從空細下。石薄巖虛。琮琤相應。其在碧玉洞者。擘厓而出。橫直無定。勢餘氣散。爲煙霧冥濛數十丈。望之若飛泉然。蓋自噴玉巖至此。爲飛泉者十有三矣。而以碧玉巖之瀑爲最。有陳中州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十字勒石上。翁潭溪粵東金石略所未收者。蓋是山固多泉飛。泉外其迸出石間者。或仄或涌。爲乳爲湯。大瀾小瀹。無不極其變怪。盤舞噴薄。響振一山。山中人沿溪以居。或截流爲湖。或築堅爲塘。於四十餘里間。以泛以漁。隨舟所至。蓋不知山在水中抑水在山中矣。山中又多平地。可以種茶。茶田中有村十餘。雞鳴犬吠。若近若遠。杜鵑蘭桂之屬。掩苒含風。花棧參差。雲畦歷亂。遊者往往迷路。

五嶺

史記張耳傳。秦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嶺。水經注曰。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也。最東曰大庾。第二曰騎田。第三曰都龐。第四曰萌渚。最西曰越城。今大庾在南雄府北。騎田、都龐、在韶州府及連州北湖廣之境。餘二嶺屬廣西。或謂臺城之嶠在大庾。庾嶺古名臺嶺。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眞。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是嶺有五。而廣東得其一。廣西得其三。湖廣亦得其一。然騎田今屬陽山。卽古湟谿關也。則廣東得嶺之二矣。又乳源有臘嶺。爲五嶺之一。亦名騎田。連揭

陽而言。則廣東又得嶺之三。考史者謂五嶺不一。五嶺之外。其高而橫絕南北者皆五嶺。不可得而名也。

三峽

蜀楚之交。山有三峽。左思蜀都賦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盛宏之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景。而嶠南之山。亦多兩山相夾成峽。西自德慶至高要。有大湘、小湘、羚羊三峽。北自英德至清遠。有湞陽、香爐、中宿三峽。西北自樂昌平石下六瀧。有泠君、藍豪二峽。東北自連州至漣谿口。有楞伽、羊跳、同冠三峽。而樂昌二峽尤險。其險在六瀧。六瀧之險在水。諸峽之險在山。連州兼山水之險。羚羊峽山水稍平。東上揭陽。則蓬辣、烏蠻諸灘亦甚險。蓋以居上流多石故也。

居庸關

顧亭林昌平山水記。州之西六里。爲居庸關南口。有城。魏書謂之下口。見常景傳。北齊書謂之夏口。見文宣記。元史謂之南口。自南口以上。兩山壁立。中通一軌。凡四十里。始得平地。而其旁皆重嶺疊嶂。蔽虧天日。水經註所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羇宦游子。聆之莫不傷心者也。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而金史言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自太行山迤北至此。數百里不絕。自麓至脊。皆陡峻不可登。中間爲徑者八。名之曰陘。居庸、其第八陘也。關之設不知始於何代。而後漢書。建武十五年。徙

鴈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東。元初五年。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則自漢有之矣。三國志謂之西關。魏書謂之軍都關。唐書謂之納款關。通典謂古居庸關、北齊改爲納款。是也。元皇慶元年。始改爲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延祐二年。又以哈兒魯軍千戶所隸焉。故此關自古稱爲絕險。然遼之亡也。天祚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金之亡也。冶鐵錮重門。布鹿角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閒道。騎行可一人。臣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道。自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降。金人遂潰。其後元有天下。不及百年。而王禪兵入之。禿堅帖木兒兵入之。孛羅帖木兒兵入之。頃者李自成之犯闕也。下宣府。歷懷來。入居庸。薄都下。曾無藩籬之限。地非不險。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糧非不足也。國法不行。人心去也。

八達嶺

八達嶺有城。元人所謂北口者是也。凡一關必有南北二口爲羽翼。口外五里曰岔道。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言岔道有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雞鳴三驛。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爲北路。蓋岔道者、八達嶺之藩籬。而八達嶺又居庸關之藩籬也。岔道兩山峪岈。若犬牙錯。從澗中亂石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卽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爲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

北口。當至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全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卽岔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

唐公山

潭溪西北山之近而高者。曰獅子嶺。以形肖得名。上有宋屯田使張德雄及其馬氏夫人墓。頂平多石。可坐數十人。下爲唐公山。旁注小澗。曰唐公水。昔言漢布山令唐頌葬處。延祐中。耕者得斷石尺許。上下碎裂。皆漫漶。好事者強指爲唐公碑。愚十三世祖濬玄公曰。唐公斷碑。余兒時聞諸儲南先生。謂縱極磨滅。而字畫樸勁。疑出初唐。斷非近代人手筆。惟以勛伐姓氏歲月都無所考。遂不甚貴惜。舊時人亦但以故老相傳。及山與水皆以唐公名。姑實之耳。

佛閣岡

佛閣岡去廣州治西北十五里。陳沙門拘那羅陀焚身處也。陀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止廣州。光泰二年。入北嶺山。今名北嶺。告衆入滅。道俗挽留。遂歸王園寺。太建元年正月十一日。化去。弟子焚其肉身於此岡。後有人見其趺坐於別山之陽。因號其地曰佛嶺。

石屋山

餘姚邵以貫得魯。甲申國難時。爲頭陀。黃忠端第三子澤望。志節與邵近。至是。來同居潭上園。相與讀謝

皋羽遊錄而慕之曰。方今豹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峯峯有吾二人屐齒。於是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亦多邏卒。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一日。忽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梧桐竹甚盛。有雞犬聲。趨就之。秖一家。中有幅巾者出。曰。客從何來。則語之以宅里。笑曰。吾亦姚人也。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石屋山也。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者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未嘗與世上人接也。因相顧而歎曰。是眞桃源矣。

石照洞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關老卒。每晨起卽拜洞下。一夕。月明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洞閒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洞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隊長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取其石至郡。則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因藏於軍資庫中。蓋馮當世所言如此。東坡集有李公擇求黃鶴樓七古詩一章。正用其事。見能改齋漫錄。

桃源洞

一統志。湖廣常德府。秦曰黔中。漢曰武陵。領縣四。桃源、漢沅南地。屬武陵。然自淵明記外。其事不見於他

說。梁任安爲武陵記。亦第祖述淵明語。卽武陵志亦止載桃源詩。而不及記。是可知此老曠懷高寄。故託辭示意。而爲蒙莊之寓言。非必實有其地也。唐舒元輿桃源畫記。乃謂武陵之源。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故後之好事者。遂飾而揭諸石。曰桃源洞。不亦謬乎。

金牛驛

宋吳氏曾曰。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旣藝。沱潛旣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則蜀道與中國通久矣。蜀主本紀、載秦惠王謀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紿蜀人云。能糞金。蜀主信之。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開道。致牛於成都。秦因遣張儀等隨石牛以入。遂奪蜀。此事近誣。蜀人吳師孟醇翁、題金牛驛詩以辨之云。唱奇騰怪可删修。爭奈常情信繆悠。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置金牛。萬重山勢隨坤順。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據經違世俗。庶幾同志莫相尤。醇翁以通議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風峪

曝書亭集風峪石刻佛經記云。太原縣之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峪之口。風穴存焉。相傳神至則穴中肅然有聲。風之所從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於內。環列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積歲旣久。虺蝎居之。雖好游者。弗敢入焉。金石文字記、謂北齊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大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大原。取龍山風谷道行幸。則風谷之名已著於前代。風谷卽風峪。北

人讀谷爲裕、俗幷加山作峪耳、通鑑載後唐劉后與李存渥奔晉陽。李彥超不納、存渥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北夢瑣言載此、正作風谷。胡三省註、謂風谷當作嵐谷。唐置嵐谷縣。屬嵐州。非也。

丹陽

博雅錄云。楚鬻熊始封丹陽。其地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考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晉元帝。遂移治於建康。而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陽。江南地理志、謂郡北有赭山。故名丹陽。俱與今潤州之丹陽無涉。

吳會

吳會、吳郡會稽也。三國吳志宗室孫賁傳。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惠安郡。今讀爲都會之會者。誤矣。

江西

六朝以前。稱江西者。並在秦郡爲今之六合縣。歷陽爲今之和州。廬江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三國吳志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可證也。至豫章之名江西。

是因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爲十五道。江南爲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西耳。

厓州

粵小記曰。今之厓州。乃古之儋耳西南隅地。唐改爲振州。宋始改爲厓州。又改爲吉陽軍。明復爲厓州。本朝因之。非古之珠厓也。古之珠厓。卽今之瓊山縣。然南漢時亦有厓州。卽今之澄邁縣屬地。見十國春秋。

日南郡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曰。日南郡北向視日乎。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又漢書。張重、字仲篤。明帝時。舉孝廉。帝問日南人應向北看日。對曰。臣聞鴈門不見壘鴈爲門。金城不見積金爲郡。臣雖居日南。未嘗向北看日。南越志曰。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燕薊之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卽燕國之都。史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水經注亦云然。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邱爲名。按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爲燕。猶唐之爲晉。荆之爲楚。惟樂記有封黃帝

後於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於薊。又封召公奭於燕。燕之於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爲名。後漸強盛。乃幷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於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於薊。顧寧人謂張氏之說爲長。然左傳隱五年。衞人以燕師伐鄭。註云。南燕國。疏云。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註言南燕以別之。則又何也。世本及地理志。言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

廣州城北諸山

黎太僕遂球西湖雜記。謂廣州城北諸山。其形體亦多與湖上峯巒類。乃皆童而裸。爲可憾。此殆如古銅器。湖山則流傳世家。時代已久。其翠色皆摩挲所致。而又裹襲文罽。蓋飾珣玉。安得不佳。城北諸山。如纔出土器。非不眞古。要之未經收藏家刷拭耳。余家潭溪。面白雲之陰。每當暝色初曉。晚陰生涼。淸光滿簾。在我几席幃簟間。颯然具有秋意。竊謂昔人以西湖比西子。必洗妝理衣。乃見姣好。何如此波斯女粗頭亂服。嫣然見人。正以滌除脂粉之爲潔也。

息壤

史記秦本紀。甘茂伐韓宜陽。五月不拔。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拔之。一曰。息壤、坌土也。路史。息生之土。長而不窮。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息壤記。言寺東北陬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廣四步。高尺五寸。夷之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黃梅喻石農文鏊、有至荆州尋息壤瘞處詩云。息壤傳自山海經。又

復見之溟洪錄。羅泌路史語具詳。自岷至荆禹功篤。頗憂汎濫在萬世。埋之洪荒鎮以屋。倨旁剡上迫視難。非金非石非土木。後來發掘致雷雨。謂此可已旱魃酷。張南山松心日錄曰。據詩言。則息壤在荆州。續博物志。息壤在荆州南門外。而余前年在楚北。聞人言漢川修隄。於漢水中見一物。大如屋。其質非金石。亦非土木。識者云是息壤。然則息壤不止一處耶。抑今漢川縣本古荆州地耶。

蠡勺編卷三十三

河源

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歐陽忞輿地廣記曰。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也。其言得之。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據古圖經。遂名河所出爲崑崙耳。按元史地理志。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勿可逼視。方七八十里。登高下瞰。粲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者。譯言星宿也。今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河源也。按滿洲七十一、號椿園、著西域聞見錄。又云。星宿海在、賀卜諾爾之地。自闢展西至和闐四五百里之南。自和闐至後藏四五千里之東。周迴萬里。皆星宿海也。渺無人煙。閒有道途。非絕壁卽泥淖。直峯橫嶺。曠野平川。無地非泉。不可以千萬計。加以雪山之陽、回疆數千里。各河東南長趨。俱匯於賀卜諾爾。爲黃河極大之湖。瀠洄渟滀。旋轉而伏。其東北皆峻嶺。凡數百里。始見黃水一綫。自山下涌出。東北流入中國。是爲黃河。其言與上諸說異。而地名亦復不同也。姑錄之。以俟世之更能窮其境者。

黃河九曲

河圖絳象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爲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岳山。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反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一一皆合。見丹鉛錄。

九河故道

陸清獻讀南皮縣志。謂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夫西南之邢臺。卽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岸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鬴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鉤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五十里外。岸高丈餘。中闊里許。境內迴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卽覆鬴。王莽河卽馬頰。銀鉤河卽鉤盤。其言鑿鑿。蓋亦土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惜修志者不細考其上下流之在鄰封。又不載前人之議論以爲據。可慨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漢河隄尉許商言。九河故道。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及鄭康成孔穎

達詩允猶翕河註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先於酈道元。其言可據也。

滹沱河

清獻公滹沱河辨云。漢書地理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峯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酈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楩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黃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卽恆山以東諸水。逆河卽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黃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于海。蓋直以今保定眞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閒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於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既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兗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閒。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永定河

輿地記。唐立銀州。集韻。陝西白狄地。北周立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卽圖水也。後人因潰沙急流。深淺無定。更是名。唐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皆指此。康熙三十七年。以渾河泛濫。因改河道于固安縣

北直隸順天府地。直達湖淀。自天津入海。仍發帑金三十萬修理。告成。賜名永定河。盡反銀州圖水意也。

三河

宋吳氏曾曰。三河者。河東、河內、河南也。貨殖傳曰。唐堯都河東。商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李唐以蒲州爲河東郡。河東縣爲理所。自註。漢蒲阪縣。本朝隸陝西路。爲河中府。河東郡。李唐以懷州爲河內郡。河內縣爲理所。自註。漢野王縣。本朝隸河北西路。爲懷州。河內郡。李唐以洛州爲河南府。河南縣爲理所。自註。古郟鄏地。本朝隸西京。爲河南府。河南郡。蓋本朝建都汴州。與唐屏翰不同。故三河亦從而改隸。小學紺珠。以黃河。析支河。湟中河爲三河。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水經注。五湖、謂長塘湖、射貴湖、太湖、上湖、滆湖也。又曰。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張勃吳錄曰。五湖卽太湖。以周廣五百里。故名。然虞仲翔謂太湖東通長洲淞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魯望謂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而湖中亦自有五湖、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吳人總謂之五湖。范蠡乘舟入五湖。卽太湖也。歸氏震川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卽今之太湖。周禮所謂具區五湖。蓋地一而名異也。爾雅具區。郭景純云。吳越之閒有具區。周五百里。故曰五湖。

其言五湖猶江之言九江爾世俗或以洞庭彭蠡青草雲夢巴邱當之誤矣

北海西海

新安江氏羣經補義曰。中國不見北海西海。而經書動稱四海。爾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解之終有未安。既謂之海。當有其水。豈可以四裔所處當之。直沽外之勃海猶是九河下之口河。而稱爲北海者。假借也。北海冬夏常冰。去中國甚遠。中國不見北海。左傳。君處北海。孟子。伯夷居北海之濱。挾太山以超北海。皆謂今天津永平之間。東海之水決入。汪洋似海。地勢近北。非眞北海。北海可假借。則青海亦可借作西海。以充四海之數矣。蓋西海之地。歷代爲戎羌渾蕃所居。雖漢唐之盛。亦未嘗爲郡縣。惟王莽時。誘羌人獻地。設西海郡。立五縣。不久卽廢。後有立西海郡者。遙取西海爲名。而非其地。隋之西海郡。惟居延一縣。居延實不在西海也。然則青海亦可謂極邊西戎所處。舉此爲西界。以合三方之海。亦可謂四海之內矣。否則無其海而稱四海。不有類於夸張乎。

祀北海

池北偶談。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卽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卽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爲允當。西海則於蒲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卽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

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蒞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爲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況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輻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烏龍、鴨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嶽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邱濬、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濬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輻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邊望祭。得旨允行。

西江

西江有三。其一爲灕。一爲左。一爲右。右江至潯。匯左爲一。而右江之名隱。左江至梧。匯灕爲一。而左江之名亦隱。故惟曰西江。是西江在西粵爲三。在東粵爲一。一名鬱水。亦曰牂牁江。昔人謂其源遠委長。經流四省。可爲一大瀆。岣嶁碑有南瀆衍亨之語。因名之曰南瀆。蓋東粵江之大者無如牂牁。故南海一名牂牁海。亦曰牂牁洋。牂牁者。黔中兩山。西江以牂牁之山爲始。以厓門之口爲終。然則牂牁亦西之岷山也。按牂牁江卽今巴盤江。黔之水惟此爲大。繇塡阿述羅雄徑廣西泗城田州。乃至東粵。自廣南以上。皆崎嶇不通舟楫。其趨海之道。又苦爲羚羊峽所束咽。靈雨時至。則狂波獸立。往往淹沒田廬。聞故老言。馬伏

波平定貳側。築隄於其國。使交水不爲粵患。自是交人恆虞泛濫。賄粵吏去石一版。遂以我爲壑。考水經注。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蓋以防交水之患也。文淵此舉。與史祿皆有功於粵。粵之上游。如涯。如漓。如橫浦。如牂牁。皆湍急多石。其可舟行者。或皆史祿所鑿。不止靈渠。自史祿鑿靈渠。而兩伏波賴之以下樓船。唐蒙所以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者。亦以祿嘗開闢此道云。

牂牁江

楚庭稗珠錄。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椓船處。名其地爲牂牁。黔書謂夜郎今之桐梓。且蘭今之遵義。則牂牁江今之烏江。自遵義過湄潭雍安。入思南城之巴江。其地有牂牁城舊址。以辨牂牁不通番禺。其說似矣。而不知非也。水經注。莊蹻泝沅伐夜郎。逕牂牁。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而漢武開夜郎。立初郡。今思南、平越、遵義、鎮遠、黎平、靖州、都勻。皆牂牁舊履。而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同番禺。古番禺城。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交州。移治於此。吳分交州爲廣州。亦治於此。今之沙灣紫泥港是也。然唐蒙請從夜郎浮舟直至番禺西浦。則爲今之石門。其去廣州城西北三十里。而於沙灣紫泥港又幾八十里也。蓋江以郡名。卽今之盤江是也。盤江有二源。一出雲南之曲靖。名右江。一出貴州之都勻。名左江。俱經廣西。至鬱林州。合至封川。入廣東界。東赴番禺。入於海。人知都勻之河爲盤江之源。而不知古州三卻屯。乃盤江之源也。卻當爲郎。形之誤也。屯當爲豚。音之訛也。漢時。女子浣於豚水。三節大竹流入足閒。破之。得男。遂雄濮氏。竹爲姓。唐蒙開牂牁。斬竹王。夷獠咸怨。帝立其三子爲侯。死配父

廟。今楊老黃絲驛。尚有竹二郎竹三郎祠。而金竹貴竹以命厥司。由是以推。則三卻屯、古三郎之豚水也。今自黔入粵者。由三卻屯發櫂。二旬內外。可到廣東。此其證矣。夜郎自王。不知漢大。其封域周楚蜀黔三州之境。北且至於施南。乃以桐梓一縣當之。而烏江之水入於四川。歸於蜀江。與沅江源流隔絕。亦非莊蹻入滇之道矣。

昆明池

全謝山曰。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爲國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於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鑒。唐武德四年。昆瀰遣使內附。昆瀰卽昆明也。時有西瀰河蠻、東瀰河蠻。通名昆瀰。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西南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昆明名。誤矣。且滇王未嘗得罪。漢無故而欲伐之。無是理也。漢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必不可信之說也。及讀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瀰川。漢武帝象其形。

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彌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無疑焉。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罷谷山。匯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甯。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懼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西洱。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摹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然昔人有事於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況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耶。又唐嶲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惟昆明。則昆明之險可知也。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於姚嶲。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於大理。不應建柱於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怪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通典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答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抑知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又子瞻謂南詔有西洱河。卽牂牁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彌。昆彌分而爲東西彌。彌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牁。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不知天南事跡之詳故耳。

三曲江

能改齋漫錄曰。曲江有三。枚乘七發云。觀濤乎廣陵之曲江。今蘇州也。廣東有曲江。今韶州也。司馬相如弔二世賦云。曲江隘州。卽長安也。按唐劉餗傳記云。京師芙蓉園。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名不正。改之。故杜子美詩云。曲江翠幕排銀牓。又云。春日潛行曲江曲。七發所謂曲江有餌節伍子之山句。今胥山在蘇州。

五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衞。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隄障水。人號曰蘇隄。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隄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又燕京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瀦。環湖十里。荷蒲菱芡。與沙禽水鳥。出沒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趙恆夫謂昔人贈坡公詩。我公到處有西湖。指杭州、潁州、惠州也。而此獨不傳。豈非未得其人哉。見寄園寄所寄。是四西湖。又粵西西湖。在桂林府西郭。淳熙戊戌。廖重能詹體仁、張敬夫、泛舟西湖北牖洞。吾邑張南山司馬桂游日記。謂宋時隱山六洞。在西湖上。風景之佳。遊蹤之盛。擬諸杭之西湖。是則五西湖矣。

巴江以字名

吳虎臣曰。宋之問送道士使蜀詩云。蜀門風勢斷。巴字水形連。李遠送人入蜀詩云。杜宇呼名切。巴江作字流。然則巴州因水得名矣。按杜佑通典。硤州巴山縣古扞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此又以山似巴字何耶。然三巴記謂閬苑白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名。考唐人有巴字江賦。乃知山形似巴者非也。

贛江以字名

唐韻。贛、縣名。章貢二水合流。因其處立縣。因以爲名。在南康郡。王文簡十八灘記。贛縣城北。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鬒鬒。郭璞曰。麋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神仙島

澄海姚天健行軒神仙島詩引云。近我郡有海舶。風飄至仙臺國之神仙島。詢屬日本地方。離三千餘里。東去弱水不遠。島中人俱祠徐福爲始祖。皆當時所攜童男女後裔。相傳不計世代。從未有中夏人至其地。俗通漢書。尤工秦篆。善歌詠。尤喜讀韓文。臨行。自國王及羣臣。皆有詩詞贈送。大意咸仰中華文化遠被之盛。按外國記云。周詳泛海落綜。見一嶼。上有三千餘家。傳是童男女之後。俗似吳人。所記與此略同。又行軒東漂曲引云。乙亥季冬。姪舉先從姪業先輩由上海航海回籍。遭巨風。越十五晝夜。漂至薩摩國

之寶島。詢其地。爲日本所屬。西離日本二千餘里。東離仙臺一千餘里。去弱水不遠。島中民居僅百餘家。爲姪等結茅以居。供給備至。閱半載。至丙子六月。護送至薩摩國。由日本歷兩月到長崎。自註。卽東洋地。附銅商船回浙江。此亦與神仙島事略同。以是知徐福非方外者流。蓋隱君子託求仙以避秦者也。世誤傳日本爲徐福後。不知神仙島乃其正派也。

五谿

五谿之名。各書不同。而以雄谿、橫谿、無谿、酋谿、辰谿爲是。沅水出且蘭。爲旁溝。東行二千餘里。入洞庭。所匯諸谿峒之水甚衆。而惟此五谿爲大。故以名之。五谿之入沅也。無水最居上流。字或作潕、作瀠。故今鎭遠稱瀠水。次則橫谿。其上流則柱水。水經注所謂沅水東合柱水。水導源柱谿。是也。柱谿卽今天柱縣。其志云。橫水東流。界在楚黔之交。不詳。橫水之源。別稱西江。源於鬼拈寨腳。下合北江。北江源於新溪。下合清水江。清水江源於黔屬苗界。不知幾千里。由岔處至托口。合渠水。至黔陽縣。入沅。若然。則清水江卽橫谿也。地理今釋、以清水江爲沅水之源。殊爲謬誤。夫沅江踞黔陽之上。已匯無谿、熊谿、龍谿諸水。流漸巨矣。而清水江始從黔陽入之。不得以爲沅水之經流。故斷以此江爲橫水無疑。自是而下。爲會同之洪江。則雄谿之所入也。志稱其名凡九。曰朗、一作郎。或作狼。曰瀠、曰雄、曰辰、曰龍、曰敘、曰桂、曰武、曰酉。志而雄爲衆水之會。若如所云。則朗瀠八水俱會於雄。此尤非也。但沅水至此而大。故湘湖大艑可以至此。而此上則難行

矣。自是而辰谿源出三山谷。其入沅處。謂之辰谿口。又東爲酉谿。今辰州城西之水是也。水經注云。西水導源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流逕無陽遷陵酉陽故縣。又東逕沅陵。入沅。

潭溪

潭溪源從鬱水下石門。至沈香浦。分流而東。其一遶鳳皇岡。逕獅子嶺。凡三里。達海口。一迤而北。十餘里。由蜆江轉環窖。合白沙湖諸水。出石井橋。逕唐公水。趨海口。匯而成潭。以南達珠江。今小汶支流。蹟多淤澱。若瑣屑而不足科。然昔人投九節蒲於甘溪。後得諸靈洲。投盃九眼井。乃自石門浮出。以是知其舊悉海渚也。獨念番禺爲治最古。而北郭諸大姓多始宋元。無五季以上者。所在墳墓亦然。蓋南海僭僞時所立苑囿不可悉數。在城西者。有華林園。在城北者。有芳華園、芳春園。而郡志言昌華苑在荔枝灣。廣四十里、袤五十里。以道里計之。吾鄉鄰當在域內。想其時棄田廬毀閭巷以自養者。曾莫知其所屆。宜乎三唐氏族不少概見也。又劉氏興亡錄云。開寶四年正月辛未。僞少主迎六軍於城北。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慘。兵火四焚。雖苑囿亦化爲荊棘坵墟。鼯鼠狐兎之藪矣。負郭百里。豈復覩有寧宇耶。然潭溪自吾宗聚族以前。已歷譚氏。舊名潭溪。見吾先考櫪鳴公淳熙廢鐘歌序。里門鄉約亭。又立於淳熙二年。則鄉之始其在南宋乎。

硯坑

羚羊峽距肇慶城東三十里。硯坑凡十有一。在北岸、曰阿婆坑。曰白婆墳。石質黯色不鮮。曰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其南

岸、則巖仔坑、其石質叩之泠泠然久磨能滑。新坑、石細潤而微青。朝天巖、石堅不滑。古塔巖、石比朝天巖無火捺文蕉葉白。屏風背、在古塔後石如暴肝。宣德巖、在屏風下石如水巖今不可得。老坑、在巖仔坑之東。飛鼠巖今粵中所貴者老坑所賤者新坑餘坑不聞稱之也石以水巖爲上見竹垞說硯今不可得故弗及。吳石華曰端石高下在水巖山巖之別大地之氣凝者爲石融者爲水端州之質則石也而性水也山巖者石之性九而水之性一水巖者石之性七而水之性三是以材殊也然則水巖之石大西洞獨美何也曰泉脉之所注也石堅而性腴泉清而性潤二者必相孚也相孚者性情俱化如忘其爲石也老坑最深曰大西洞以二百餘人汲水晝夜易之三月而後涸其泉脉可知矣

硯洲

墨硯洲在羚羊峽下宋包孝肅摘硯處檀默齋曰孝肅去郡日載一硯猶棄之於江初疑其制行太過而公卒棄之者其亦有激而出於是與宋英宗治平四年遣魏太監重開梅花坑開鑿中空崩閉數百人太監死焉明萬曆二十八年遣太監李鳳開水坑即今所謂老坑也石工入之者必裸其身盤礴豨膏然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稍一縱步即墮其中流開坑必先引水彌月石未見面已費千金疲民力傷地脈以應悉索之供或以充包苴竿牘之用其辱此石也甚矣孝肅所以激而棄之也與不然張承吉祐自海解職載羅浮石筍未聞以此玷其清操也

蠡勺編卷三十四

黃金臺

齊東野語曰。王文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然史記止言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初無臺字。而李白詩有何人爲築黃金臺之語。吳虎臣漫錄。以此爲據。按新序、通鑒、亦皆云築宮。不言臺也。然太白屢用黃金臺事。如誰人更埽黃金臺。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埽灑黃金臺。招邀廣平客。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侍筆黃金臺。傳觴青玉案。杜甫亦有楊梅結義黃金臺。黃金臺貯賢俊多。柳子厚亦云。燕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白氏六帖、有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此語唐人相承用者甚多。不特本于太白也。又按唐文粹、有皇甫松登郭隗臺詩。又梁任昉述異記。燕王爲郭隗築臺。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人呼賢士臺。亦稱招賢臺。然則必有所謂臺矣。後漢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延郭隗。然皆無黃金字。宋鮑昭放歌行云。豈伊白屋賜。將起黃金臺。然則黃金之名始見于此。李善註引王隱晉書。段匹磾討石勒。屯故燕太子丹黃金臺。又引上谷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且燕臺事多以爲昭王。而王隱以爲燕丹何也。後見水經註。謂固安縣有黃金臺。耆舊言昭王禮賢。廣延方士。故修建下都。館之南陲。燕昭創于前。子丹踵于後。以此知王隱以爲燕丹

者。蓋如此也。

普救寺

池北偶談曰。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淸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三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宏教寺

都城西山宏教寺。傳是正德閒中貴晏忠所造。寺前有澗。過澗。壘石爲門。題曰道統門。石殿三楹。上琢三皇五帝三王像。左鑿周召孔孟諸聖賢。右鑿周程張朱諸儒像。別一石龕。以藏五經。殿外一石亭。壁列鐘虡干戚錢鎛弁裳之屬。左龍馬。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龜。龜甲四十五數。如洛書。東堂三楹。壁立忠臣龍比以下。孝子曾閔以下若干人。朱竹垞曰。按元史。泰定二年。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宏教寺。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云云。今遺蹟已無可考。觀晏忠祠石像禮器。制度渾朴。不類明時工匠所鑿。且元于儒釋初無分別。疑寺卽宣文宏教之遺址。晏忠特從而修飾之爾。

羅永庵

白雲山在貴陽城南七十里。建文帝遯跡之所。上有羅永庵。金琦記云。帝之遯蹤無定。未有寧居。至中間之結廬。則以滇之鶴慶浪穹始。以黔之金筑終。其初入黔也。瘴雨蠻烟。深林密箐。帝惟望白雲而行。先登唐帽山。覺撼動不能居。次至列生天臺。亦不堪卓錫。遙見白雲起于東南。跡之。至羅永寨。其白雲籠罩處。一山巍然。方廣百畝。俯瞰萬山。拱若禁衛。喜曰。吾托足處也。結茆名羅永庵。二三伴侶。蕭然于中。虎豹不侵。苗獠不近。時聽梵音。閒聞吟咏。忽去忽來。莫定蹤跡。其閟楞嚴四律、及錫杖一絕。顧寓人謂羅永庵之詩爲僞作。皆題于此庵者。後金筑安撫司金鏞、爲建廟鬻田招僧肖像而祀焉。廟之遺跡。簷下有井。深不二尺。四季澄清。跪取始得。因名跪井。廟門雙杉大三十圍。傳帝手植。餘如望天硐。帝每登此。以望神京。棋盤山。以會仙侶。白騾死此。墳冢巍然。高平檀默齋曰。明初。金筑安撫司只稱名。如密定保珠得埰得珠。皆名也。至金鏞。始氏金。子孫承之。金琦卽鏞之後也。鏞以正統初承襲。則帝之隱此。暨入都。皆所目擊。其立廟置田。確有名目。鑿鑿可據如此。而竹垞諸公。必欲謂帝崩于火何哉。按永樂初。嘗遣內監鄭永和出海訪建文蹤跡。永和以重利誘諸番。故三年以後。相率來朝。如建文帝果闔宮自焚。文帝何必有內監之遣。然則致身錄、從亡隨筆諸書縱不足信。而實錄皆脩于永樂之後。又可信其必無曲筆乎。建文帝無出亡事。已見卷十五篡字定燕王之罪及遜國條。而默齋又指陳鑿鑿如此。故兩錄之以存疑。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乙未。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于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僞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僞洪化斬之。滇南大定。見鈕玉樵粵觚。

拽梯郎君祠

顧氏炎武曰。予過昌黎。其東門有拽梯郎君祠。云東方兵之入遵化。薄京師。下永平而攻昌黎也。俘掠人民以萬計。驅使之如牛馬。是時。昌黎知縣左應選、與其士民嬰城固守。而敵攻東門甚急。是人者、爲敵舁雲梯。至城下。登者數人。將上矣。乃拽而覆之。其帥磔諸城下。積六日不拔。引兵退。城得以全。事聞。天子立擢昌黎知縣爲山東按察司僉事。丞以下。遷職有差。又四年。武陵楊公嗣昌、以巡撫至。始具疏上請。邑之士大夫皆蒙褒敘。民兵死者三十六人。立祠祀之。而楊公曰。是拽梯者。雖不知何人。亦百夫之特。乃請旨封爲拽梯郎君。而爲之立祠焉。

繡鎧臺

遵義有繡鎧臺。乃秦良玉治兵遺蹟。良玉從夫馬千乘。會師征播。萬曆中。平播。置遵義平越二府。時正少年。神姿明秀。慷

慨知書。恂恂儒雅。有神力。工左右射。每戰。先鋒陷陣。所向披靡。故播之奏功。書伐宜最。嘗誓衆此臺。侍女數千百人。繡鎧弓刀。鮮明奪目。以此進退號令嚴明。莫敢仰視。人因呼爲繡甲軍。臺之得名。亦以此也。其始出已能如此。厥後馳驅王命。以靖妖氛。久在兵中。未嘗敗衂。迄至分兵斷境。握節以終。雖烈丈夫何以過此。乃出之谿峒女子。奇哉。

根青閣

楚庭稗珠錄。吳江鈕玉樵琇令高明。簿書之暇。不廢筆墨。其觚賸一書。則成于此時也。故其序有鷓鴣啼處。朱旗錦石之鄉。蝴蝶飛時。丹竈羽衣之洞。及宮逢鬬穀。得虎說于荒江。語習娵隅。成魚吟于蠻府之句。時康熙庚辰三月之望也。方是時。潘稼堂、尙棉村、先後俱來。玉樵館之根青閣。根青閣者。以踞青玉山之根而名。卽今之大士閣是也。爲宇三間。面南開敞。城郭山水。盡列几前。最爲佳勝。文人仙吏。迭相唱酬。想見一時盛事。後有俗令楊某、更有題署。假供慈雲。天下韻事。敗于此輩。事遂湮沒。至於今無人知所謂根青閣者。故特表而出之。

黃帝陵

朱竹垞曰。史記。黃帝崩。葬橋山。皇覽謂在上郡。地理志謂是上郡同陽縣。括地志謂在寧州羅州縣。今平谷有黃帝陵。人多疑流傳之誤。然帝旣都涿鹿。則葬于此。理亦有之。抑衣冠之葬。或者非一處也。徐健庵

曰軒轅陵在橋山載紀所同特橋山匪一上郡嬀州皆有之漢武帝元封元年帝北巡朔方祭黃帝冢此上郡之橋山也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六月丁卯南次石亭幸上谷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遂至廣寧泰常七年九月幸灅南遂如廣寧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太武帝神䴥元年八月東幸廣寧以太牢祭黃帝此嬀州之橋山也郭景純註山經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經往往複見蓋聖人久于其位仁化廣及至于殂亡四海無思不哀故絕域殊方各自立位而祭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景純之論可謂善言古者矣後之讀史者偏執成見以史記爲是必以魏書爲非然黃帝既都涿鹿安在嬀州之不可營葬也乎

商均冢

傅莫庵曰孟子言舜卒于鳴條鳴條河南安邑地今安邑有鳴條陌帝紀河中又有舜冢是已自竹書紀郡國志有舜葬蒼梧之言漢儒遂以爲信至鄭康成欲改鳴條爲南夷以實其說亦荒唐甚矣大荒南經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帝子叔均之所葬也九疑山記亦云商均窆其陰叔均卽商均也是舜陵實在安邑而蒼梧爲商均之冢無疑路史辨之甚晰

禹穴

圖經言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取石爲窆故今禹廟東南小阜有石崇五尺覆之以亭云禹穴窆石

也。石初無字。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始題字刻之。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以爲漢刻不誣者矣。而楊用修乃謂司馬子長自序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爲禹穴在會稽耳。蓋蜀之石泉。禹生之地。乃禹穴也。按子長自言、年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下卽接以闚九疑。浮于沅湘。皆南游之所至。然後言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迨旣仕爲郎中。乃奉使西征巴蜀。豈有于上會稽而下。一路皆南游景況。而獨綴一語以言巴蜀者乎。且永建之去子長。止百餘年耳。時已刻字于石。記禹穴。不可謂後人不知其解者爲之也。大抵禹穴爲禹發石得金簡玉字之跡。出于黃帝中經。其眞僞不可知。而要其崩于會稽。葬于會稽。固理之可信者。吳越春秋。夏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居于秦餘。春秋祀禹墓于會稽。劉更生諫起昌陵疏。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何待二千餘年之後。至巡撫儀封劉遠夫。脩蜀志。搜訪古碑。碑小篆書。字方二尺許。升庵外集。謂得之安宜喬氏之宦于蜀者。彼言又有正書二字。大幾如屋。以艱于搨。彼家止一本。不肯與人。碑無題署。不知孰爲太白書。升庵亦未明言也。淮陰吳玉搢。謂其書法不佳。斷非爲古刻云。然後禹穴始著于世耶。然則石泉之禹穴。正作僞者藉石狃爲禹生地。遂欲幷爭其勝焉耳。乃反指會稽之禹穴爲誤。不亦可笑也哉。

湯墓

湯墓。晉杜預謂在薄城中。魏王泰謂在偃師縣東。皆非確據也。漢劉向告成帝時。尙云殷湯無葬處。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始得之于汾陰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

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也。宋太祖乾德四年。著爲祀典。迄今遵之。

澹臺墓

洪州東湖總持院之側。有一舊墳。極高大。無銘誌。無敢樵採者。好事者以巨碑鐫徑尺字曰。嗚呼有魯澹臺子羽之墓。吳虎臣曰。余按汴州記及九域志。開封有澹臺子羽墓。其廟亦存。以理推之。或可信。蓋子羽魯人。去梁宋不遠。若洪州之墓。恐失于稽考也。

齊四王冢

顧寧人曰。自青州而西。三十餘里。淄水之東。牛山之左。大道之南。穹然而高者。四大冢焉。水經註曰。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圓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予考田氏之稱王者五。而王建遷于共以死。所謂四王。則威、宣、湣、襄是矣。威宣二王。當齊全盛之日。其厚葬固宜。獨是湣王殺死于莒。齊之七十餘城。皆已爲燕。田氏之絕而無主者五年。而田單以一邑之兵。一戰破燕。收數千里之地。而迎王子于城陽之山中。其時君臣新立。人民新定。死者未弔。傷者未起。反故王之喪于莒而葬之。其制不少殺于威宣二王之舊。吾以是知襄王之孝。田單之忠。而三代以下之爲人臣子者。莫能及也。吾嘗考地理志。周厲王墓在霍州東北。王流于彘。卒且葬焉。宣王卽位。而未之能復也。詩人志之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厲王也。而謂之汾王。刺宣王也。故厲王稱汾而湣王不稱莒也。此襄王之孝也。

漢高祖祖墓

大雲山房雜記曰。寧都民多立祠祀漢高祖。州志言州北八十里爲漢高祖祖墓。故祀之。此言鄙野。無故實。地志之謬。多此類也。漢書高祖紀贊曰。高祖卽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註。范氏世祀于晉。故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徙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是漢之先世自晉而秦而梁而豐。較然可數。于寧都不相涉。贊又曰。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是豐公葬豐也。太上皇葬櫟陽。昭靈夫人葬小黃。豐公以前當葬梁。甯都無高祖祖墓。可斷已。惟五代漢劉知遠號高祖。南漢劉龑亦號高祖。十國春秋、載劉龑之祖自上蔡徙閩。或寧都爲道所經。有旅葬者。未可知與。

霸陵

王氏懋曰。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謂知帝矣。觀晉史索琳傳。不能無疑也。三秦人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索琳曰。漢陵中物何多耶。琳對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自索琳傳至此。見敬齋古金鞋。僕觀此說。以謂武帝

固應如是多藏。已見于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閒言。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册。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有違治命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綵帛不可勝計。敕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咄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節儉而無隙。羸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儉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腳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陵破。可憐寶玉歸人閒。暫借泉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沈白等所言。則霸陵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紛如此。

呂冢

朱竹垞曰。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宏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爲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號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爲蒙爾。

鍾山壙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隨遇七

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唐開元中。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鞏縣尉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卻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六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南漢康陵

新城王文簡書劉龔冢碑後。崇正九年秋。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地奮而成穴。耕者某投以石。空空有聲。內一雄雞其中。逾夜。雞鳴忘恙。乃發之。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各重十五六斤。有二金像。冕而坐者。笄翟如后妃者。各重五六十斤。（朱竹垞述陳元孝語。謂隧道崇五尺。深三尺。有金像十二。笄而坐者。殆馬后也。夾侍十人。疑是諸子。又學士十八人。以白金鎔鑄者。）地皆金蠶珠貝。旁一鏡。光燭穴中。有寶硯一。硯池中有玉魚。能游泳。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衆。耕者攜歸。光動四鄰。鄰人覺而爭往。遂白之官。有司親臨發之。隧道如城。高五丈餘。深三丈。中有碑。乃僞漢劉龔冢也。文曰。維大有十五年歲次壬寅。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高祖天皇大帝崩于正寢。越光天五年。（竹垞集作

光年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遷神于康陵。禮也。文多闕。不盡載。末云。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臣盧應初撰并書。按五國故事。龔天福壬寅歲四月避暑甘泉宮。未幾殂。通鑑及十國春秋皆作三月。據碑。當以五國故事爲正。十國春秋又云。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陵中以鐵鋼之。堅不可啓。光天乃龔子玢年號。玢立僅二年。爲其弟晟所弒。卽改光天二年爲應乾元年。按光天無五年。十國春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葬天皇大帝于康陵。與碑皆不合。又考僞漢諸臣列傳。止有盧膺仕巖。爲工部侍郎。才藻俊茂。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無應初名也。楚庭稗珠曰。皇華紀聞。碑文撰人作盧應初。按州志。番禺志。俱作盧應勅。遂疑南漢諸臣有盧膺而無應初耳。要亦字之誤也。古人表奏必署名。而此碑但署姓。豈僭僞之亂制耶。據此。則讀盧字爲句。應勅撰又爲句矣。

宋永福陵

行朝錄。祥興元年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曰永福。潘楳元廣州鄉賢傳。見馬南寶傳。帝舟次于化州之界。病大作。四月。帝崩于碙州。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香山馬南寶家。僞爲梓宮出葬。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

明十二陵

明惟太祖孝陵在鳳陽。自荆塗淮濠之閒發祥。其脈綿亘。由南而北。山勢盤迴。如鳳展翼。故曰鳳陽。誠東

南最勝。一代本根之地也。餘自成祖長陵以下十二陵。皆在昌平州。屈華夫自代北入京記曰。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西北六里至長陵。中路碑亭有仁宗御製成祖神功聖德碑。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祾恩。凡五空。享殿亦曰祾恩。凡九間。他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碑。以金書曰。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鳳陽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長陵之右。天壽山西峯之下。爲仁宗獻陵。左天壽山東峯之下。爲宣宗景陵。皆制度狹樸。僅及長陵五之一。顧亭林曰。十二陵制度。獻陵最樸。景陵次之。蓋仁宗遺詔。山陵務從儉約也。最壯麗者。世宗永陵。在長陵東南三里。名十八道嶺。亦名陽翠嶺。其殿十一間。純以錦石鋪之。距昭陵北一里。名大峪山。爲神宗定陵。全燬于賊。距長陵西南四里。名文峪山。爲穆宗昭陵。距泰陵西南二里。名金嶺山。爲武宗康陵。明樓皆爲賊所焚。英宗裕陵。在石門山。距獻陵西三里。憲宗茂陵。在聚寶山。距裕陵西一里。十二陵惟茂陵獨完。他陵或僅存御榻。茂陵則簨簴之屬猶有存者。孝宗泰陵。在史家山。距茂陵西北二里。殿上止存御座案榻。及承塵五色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光宗慶陵。在天壽山西峯之右。距獻陵西北一里。熹宗德陵。在檀子峪。距永陵東北一里。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德陵之東南。蓋井者、內入斜也。葬時不隧道而直下。故謂之井。諸陵皆有神宮監以司灑埽。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以獻。又昌平山

水記。先是。世宗孝潔陳皇后初葬。曰悼陵。世宗崩。遷祔永陵。其封兆猶稱悼陵。悼陵之東。距西山口一里。爲鹿馬山。有懷宗田貴妃墓。營建未畢而都城失守。賊以懷宗及周皇后梓宮至昌平州。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妃墓內。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爲帝椁。斬蓬藋而封之。後乃建碑亭前後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其規制曾不及東西井之閎深也。此則不與十二陵之內者。

明景帝陵

成化時。荆門州訓導高瑤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郕王有功社稷。然當上皇復辟。石亨、徐有貞輩、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以太后制廢之。仍爲郕王。未幾。薨。謚曰戾。毀其所營壽陵。而葬金山。與殀殤諸王公主墳塋相屬。至憲宗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始改謚戾王爲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故亭林昌平山水記。言景帝及皇后汪氏之葬。不在十二陵內。別在金山。門三道三重。殿五間。門內有碑亭。碑曰、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世宗、神宗、皆嘗謁焉。

婁妃墓

鉛山蔣心餘曰。前明寧庶人婁妃沉江後。南昌人私葬之。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乾隆辛未。蔡書存先生述朱赤谷老人言。婁妃有墓。在南昌城外隆興觀側。今廢矣。碑跌尚存。惜無能復之者。予乃告青原方伯。遣

吏訪得其處。遂立碑表識之。越三日。有鍾某來謁方伯曰。某本上饒婁氏裔。妃卽某先世祖姑也。因避逆藩禍。易姓鍾。旋徙居隔江沙井。明末。宗室子弟鬻妃墓地爲郡守陳公建生祠。守憫焉。索地券。益官牒一紙。給某家世守之。戒勿更售。鼎革時。冢漸傾廢。後建上饒新建兩漕倉。以有妃墓。故虛其閒數丈。今市兒各構屋實之耳。乃探懷中牒以獻。則朱墨符篆居然前代物也。予時撰南昌志。以地屬新建。故祠墓篇例不得載。乃紀其事參雜志中。見忠雅堂集。

五妃墓

五妃墓、在臺灣縣之仁和里。故明寧靖王術桂之姬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墓也。明亡。寧靖挈眷依僞鄭以居。康熙癸亥。施襄壯琅克澎湖。王語諸姬曰。我死期至矣。皆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遂同縊堂上。越日。寧靖死。乾隆十一年。方司馬邦基、立穹碑南門外。曰五妃墓道。并刻詩其下。其最佳者。張侍御湄詩云。瘞玉埋香骨未塵。五妃青塚草長春。雲寒孤島魂相聚。直抵田橫五百人。見六黃門臺海采風圖考。

王壓墳

順治庚寅。耿尙兩王兵過淸湖。村民誤以爲寇。礮斃一卒。十二月。廣州城破。明年。王借點煙戶册爲名。誘村民入祖祠。盡屠之。死者四百餘人。族人收其遺骸。于村西紅泥塾鑿大穴同瘞之。號王壓墳。每于三月初八日。各陳酒饌。燒紙錢私祭。名曰大難忌。余門人龍之虬淸湖道中詩曰。紅泥塾草綠茫茫。八尺高墳

夕照荒。鄉例年年逢祖忌。禁人私說兩藩王。見吾邑黃匯仁鄉曲雜記。

姜貞毅衣冠冢

萊陽姜如農埰、如須垓、兄弟齊名。時稱二姜。如農、崇正末爲給事中。建言。謫戍宣城衛。鼎革後。遂卜居吳郡。不歸鄉里。給事死。遺命葬宣城。以謂故君未賜環。不敢首邱。張杞園貞作祠記。書其事。南北名士多歌詠之。既而遷其夫人之柩合葬于宣。而葬給事之衣冠于父母墓左。新城王司寇曰。非禮也。夫給事身値滄桑。居吳不返。或歲一歸省墓。或數歲一歸省墓。猶可也。死不首邱。又不歸骨先壟。顧遠葬戍所。此則矯激好名之過。而害天性之恩。可已而不已者也。至遷其夫人遠祔江南。而以己衣冠代歸葬。此尤非也。己不歸葬。已無以慰父母之望于地下。乃幷其婦已葬之骸骨大去其鄉。明其與父母絕矣。孝子忍乎哉。是何其于君臣之義。厚而于父母之恩薄也。予讀思穎詩。每致憾于歐陽永叔。茲給事之葬。亦未敢附會以爲然。聊書以質諸知禮者。

蠡勺編卷三十五

頒十三經義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術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五經正義。高宗永徽四年。始頒行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後賈公彥又撰周禮、儀禮疏。宋史李玉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既已頒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修。望詔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讎校。以備刊刻。從之。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不著姓名。或曰唐徐彥也。

治易當主象數

上元文學程廷祚、字綠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吾邑張南山、本惠半農說。謂治易當以象爲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于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于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卽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卽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衆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士敬曰。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凡物之族。至不一也。比而同之則反亂。惟使之各從其類。而物始可辨。男女辨姓。上下辨禮。士辨志。官辨事。凡此皆所以審異。而天下始无僭瀆乖爭之患。乃所謂大同也。朱可亭曰。同人、同也。辨則不同矣。惟有不同。而後有同。若无不同。又何同之有乎。禮運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是謂大同。此說出自老莊。漢儒摭入禮經。非聖人之言也。良楛美惡之不齊。物之情也。親疏厚薄之異等。人之倫也。去稂莠。所以植嘉禾。遠小人。所以親君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渾而同之。是大亂之道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半農易說曰。蠱彖。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說者謂甲木爲仁。庚金爲義。門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掩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曰。庚斷甲。義斷仁也。愚謂日在甲爲早。庚從貝爲續。古文早作𣅀。續作賡。甲者開其始。故彖曰、終則有始。庚者續其終。故爻辭、无初有終。

若濡有慍

韓城王文端公杰、著惺園易說。其解夬九二爻辭曰。若濡有慍。言已若爲所濡。不能無慍。究之事過而心跡自明。所謂其要无咎也。蓋公拜東閣大學士。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頗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附。致政時。睿皇帝製詩送之。有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亦足以見公生平

矣

三正

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蘇氏亦以爲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說皆非也。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說。蓋商始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所未聞。董生謂舜紹堯。改正朔。然舜之分巡四岳。必按四仲。則江都之言。亦未可深信。葉氏秉敬曰。孔安國、鄭康成、謂周人改時改月。此一說也。程伊川謂不改時但改月。此二說也。蔡九峯謂不改時亦不改月。但以十一月爲歲首。此三說也。按不改時亦不改月。何取于以十一月爲歲首。蔡氏之說非矣。不改時但改月。則夫子當書冬王正月。何云春王正月。程氏之說亦非矣。故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穎、汪克寬輩、共宗漢儒。力詆宋說。然不知漢儒之說亦自不通。蓋謂周必改建子爲春正月。故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若正月仍是建寅。何有冬至也。謂周必改建丑爲春二月。故左傳昭二十二年。二月日南至。若二月仍是建卯。何有冬至也。愚則謂建子建丑。或可改爲春正月春二月。不知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亦可改作春正月春二月之節氣中氣耶。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又可移作立夏以後之節氣中氣耶。若依彼改時亦改月。則冬十一月作春正月。立冬又作立春。而二十四氣皆錯亂矣。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不可改。則春夏秋冬亦不可改。故左氏以十一月爲正月。此必非當時左氏眞筆。合以孔子所書春

王正月爲準正月而係之春者。明此乃春時建寅之正月。非冬時建子可作正月也。大聖前知。若預卜後世有三正之說。故以春王正月四字、立爲千古正案。此聖經所以有功于萬世者此也。後儒悖聖經而宗傳註。謬謂商建丑。周建子。不亦妄乎。故愚謂唐虞夏商周統是建寅。必無三正迭更之理。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天子承天命。諸侯承王命。此天命王命之分也。言今武庚已承王命爲殷侯。奉殷祭祀。乃又暗奸天命。顯逆主命。便是自絕其祀也。蓋此二句緊接上文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數句。命卽命爲殷侯之命。罔卽罔念作狂之罔。此爾罔不知。與詩彼昏不知。語意正同。惟其昏罔不知王命之當敬。大惟天命之是圖。只顧目前。不計其後。遂致覆宗絕祀。亦弗念及此眞昏罔無知之極也。蓋寅念卽下文克念作聖。弗永寅念卽下文罔念作狂。夫武庚既蠢動。圖天之命。亦生于弗永寅念。寅、敬也。永、遠也。言不知永遠敬念其祀。一念之肆。天命是圖。孟子。善利之閒。舜蹠遂分。可不信哉。此節上承殷侯等句。下開惟帝降格于夏數節。斷指武庚言。不當如蔡傳以奄插入。淆亂理脈也。

王釋冕反喪服

東坡蘇氏謂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非禮。引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

此。南昌姜曾濬泉曰。東坡所引孔子之語。實本于曾子問。考曾子問開卷一章。卽問君薨而世子生。孔子曰。太祝裨冕。執束帛。命毋哭。告曰。某之子生。三日。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祝山川。考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服而著冕。玉藻裨冕註。公袞侯伯鷩子男毳。是裨冕華于麻冕蟻裳多矣。夫君薨世子生。太祝告殯。服之。三日命名。太宰諸臣又皆服之。若夫世子初卽位主喪。視世子初生。太史諸臣承天子臨終之命告于嗣王。嗣王承君父之訓以正其始。視告殯以世子生。其事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如謂君薨子生可以裨冕告殯。而嗣王親承册命。御見羣臣。其事之重且大者。不可服冕。有是理乎。蘇氏只知援照將冠子、服喪服而冠。以譏康王之非。不知比附裨冕而告世子生。實爲天子之禮。是東坡讀曾子問、舍其大而舉其小也。卽以冠論。天子與庶人異。亦有可考者。家語。孔子曰。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其頌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厥袞職。由此觀之。康王君臣皆冕服而御册命。正本于成王服袞冕而見諸侯。東坡謂周公在必不爲此。豈竟漫無所考乎。夫周公攝政。成王始加元服。服厥袞冕。朝祖廟。見諸侯。在武王既葬之後。孔子尙不以爲非。召公作相康王。君臣麻冕蟻裳。受册命見諸侯。在成王未葬之前。蘇氏獨譏其非禮。是豈東坡之知禮。反出于周公召公成王康王孔子曾子之上耶。昔朱子答潘子善書曰。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是亦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

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册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王之命以告嗣王。韓愈順宗實錄。其事可考。又答余正甫書云。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也。受册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朱子援古今以證服冕。最爲確論。但又云。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際。只得除之。猶未免惑于東坡成說而存兩可之見也。故九峯作傳。悉用蘇言。陳櫟解書。並存朱語。皆不能斷歸一是。甚哉、大禮之難言也久矣。又曰。予爲此解。中引家語。或謂家語、先儒馬昭之徒、以爲王肅增加。不足爲據。或又謂大戴禮公冠篇、述孝昭冠辭。肅竊其文。遂幷列爲成王冠頌。譙周五經然否論、謂成王十五。已除喪。周公冠之。按周公作儀禮。士冠禮一切冠醮之辭。皆四言體。與詩經同。家語冠辭之體。亦與之合。若大戴記成王之辭。僅僅五句。首句五字。中三句各三字。末句四字。長短參差。與儀禮冠辭體例不同。又附載孝昭冠辭。共十二句。多七言長句。不過其中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稱免之幼志。偶同家語。而字句多少又殊。安見爲肅竊之耶。許叔重五經異義、謂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正是喪服冠與家語合。家語冠辭與儀禮合。烏可以偶同孝昭冠辭四字。遂斷爲竊。又烏可以大戴禮之略而舍家語之詳哉。況曾子問、伊訓、韓文、皆著明吉服卽位。爲歷朝大禮。東坡旣援曾子問因喪不冠之語。不知援國君生子裨服而見世子之文。反議召公非禮。獨不思本文固明言王釋冕反喪服。可見王先服喪服。以盡子道。繼而卽位受命。又服冕服。盡君道。旋釋冕服。仍反喪服。以全子道而終喪。其卽位服冕者。權也。釋冕而反喪服。權而不失其

正。仍歸之于常也。經文如此明顯。東坡議之。固非。先儒多爲所惑。其故何也。因世人過貶家語。故附論之。

關雎五章

朱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姜汝念謂舊本作五章。朱子答劉玶書。亦論及此。乃傳仍作三章何也。考第二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以興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興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同一興體。其求之不得四句。爲第三章。則賦體也。第四章。參差荇菜。左右采之。以興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第五章。參差荇菜。左右芼之。又以興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皆以上二句興下二句。此全詩義例也。若四五章合爲一章。則是既以荇菜興琴瑟友。又以荇菜興鐘鼓樂。一章之中。興而又興。八句之內。取興有兩。凡三百篇無此義例也。當從五章之說爲長。

北堂

衞風伯兮篇。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傳。背、北堂也。蓋婦人專禮。由正階。昏禮。親迎。婦從。降自西階。入門。升自西階。見舅姑。升自西階。舅姑饗婦。婦降自阼階。是也。婦人從夫。相次而行。亦由正階。士喪禮下篇。遷祖。從柩升自西階。既祖。婦人降自阼階。反哭。入廟。婦人升降自阼階。適殯宮。升階自阼階。是也。其不從夫相次而行者。則出入由闈門。升降自側階。如特牲少牢之祭。士喪之朝夕哭。皆然。側階者。北堂下之階。以其在北而北向、曰北階。以其在東西房之北則無之。曰側階。婦人升降多由于此。故俗稱母爲北堂也。

無衣

秦哀公因申包胥故而作無衣之詩。見于左傳甚顯。而詩傳不引。殆爲變風終于陳靈之說所惑。姜氏曾曰。定公四年。栢舉之戰。吳敗楚師。庚辰。入郢。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于楚。云云。哀公曰。子姑就館。胥立依于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水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謝。秦師乃出。考春秋賦詩有二體。一自作。一述古。如七子賦詩。及歌詩不類。皆述古人之詩以見志也。至因事而新作者。如賦載馳。賦碩人。賦清人。賦黃鳥。及此賦無衣。左傳載之詳矣。即就秦風論。黃鳥詩傳云。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辨說云。此序最爲有據。不過據左傳耳。夫同一秦風。同一左傳。文公六年傳可信。而定公四年傳獨不可信乎。國人之賦詩可憑。而哀公之賦詩獨不可憑乎。今且即其辭析言之。所稱之子。即包胥也。與左傳子姑就館之子同。所稱之王。即昭王也。當時惟吳楚僭王。詩三稱王。正合時事。所稱之仇。即吳仇也。同仇云者。蓋與楚師同報父兄暴骨、妻君妻、妻大夫妻、妻楚王母之仇也。此指以班處宮言。然左氏謂以尊卑班次居王與大夫之宮耳。公穀謬以宮爲室。且以室爲妻。大謬不然。沈文懿公辨之最晳。與師二字。與如秦乞師、秦師乃出、以秦師至等師字。互相照應矣。王于興師、修我甲兵云者。蓋曰子之王興師于先。與吳人戰。我即修我甲兵戈矛等器。相助破吳以復仇也。此與子蒲子虎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又天然關會矣。觀其與子同仇、同袍、同澤、偕作、同裳、偕行。何其言之親洽、許

之切至也。蓋哀公初聞包胥之辭。有若鄰于君疆場之患。懾之以害。逮吳未定。君其取分。又歆之以利。想哀公之心已動。觀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可知其意矣。又感包胥忠烈。立依庭牆而哭。至于七日之久。其悲哀之聲。顛連之狀。眞令聞者傷心。見者酸鼻。且爾時十有八國同侵楚。又同盟。而秦皆不與。正秦楚和親之時。見吳滅楚國。班居王宮。殘其廟社。雖楚人不共戴天之仇。秦獨無感激乎。是以言之親洽、許之切至也。或謂此王指先生。然子者、對面相稱之辭。仇者。必有如父兄君上朋友之仇。方可云也。夫民思戰鬬。或可。平居稱述先王。亦可。若謂思周之盛時而念同仇。不知盛時之王。倒載干戈。四海永清。豈有未報之仇。待後人修戈矛與同報耶。所指之王果何名。所言之仇果何事。由或說思之。全無着落。失詩旨矣。或曰。春秋書楚子。削其王也。詩之王指楚。何以不删耶。曰。孔子未嘗删詩。前人有言之者。且春秋孔子作。故可削楚之王。詩非孔子作。何能禁秦人之不稱楚王乎。又春秋時乞師及興師救人。其賦詩見志。未見引此詩者。其詩晚出。爲哀公所作。更可見矣。秦誓係于尙書五十八篇之末。無衣作于春秋二百十八年之間。是書終于秦。詩亦終于秦矣。又劉向新序節士篇。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閭閻內傳。秦桓公哀公誤作桓耳。爲賦無衣之詩。皆與左傳合。可以互證。

鳲鳩

陽湖惲氏曰。鳲鳩、鳴鳩也。鳴鳩、鵲鶻。鵲鶻、布穀。布穀、郭公也。羽黑。翅尾如反舌。有紒焉。如鸚鵡。其鳴多聲。

聲二十四嘲。故曰鳴鳩。黃鸝十二囀而已。其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故小宛之詩以興懷二人焉。夫父子之倫正。推之無不正矣。鳲鳩之詩大矣哉。

魯春秋當始伯禽

江氏永曰。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氏氏。見魯春秋。此未筆削之春秋也。春秋當始伯禽。何爲始隱。疑當時魯春秋。惠公以上。魯史不存。夫子因其存者修之。未必有所取義也。使伯禽以後之春秋皆存。則周初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何不存其盛世之事以爲法。顧獨存其衰世之事以爲戒耶。夏殷之禮。杞宋不足徵。夫子惜之。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後又亡其七。夫子因而存之。使魯春秋具存。夫子有所取義。而託始于隱。是因筆削春秋。反使惠公以前二百餘年之事皆無徵。豈聖人之心哉。迹熄詩亡。孟子就當時之春秋推說耳。

左傳之左別解

古者祝史卜筮皆世其官。亦卽以官爲氏。史有左右。江愼修疑邱明世爲左史。故以左爲氏。惟其世有史職。是以能蒐羅列國之史以傳春秋。若公羊穀梁。皆經生敍述傳聞。未嘗見國史也。按程伊川謂傳無邱明字。不可考。鄭漁仲謂其人必在趙襄子之後。距孔子之沒七八十年。郝京山謂其書出三晉詞人之手。反有借義公穀者。而上蔡張沐仲誠、至謂孔門弟子採雜史所序。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而附傳于左。故

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佐經而傳。故取名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閱史時所筆。如今之批評。並載以爲傳焉爾。似未覩漁仲京山之說者。

諸侯用六

隱公五年。初獻六羽。衆仲之對。言天子用八。諸侯用六。杜氏曰。六六三十六人。東坡志林引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爲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爲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音。故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若預言。至士止有四人。豈復成樂。服虔註左傳。與隆同。襄公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人。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隆言是也。見左傳杜解補正。

會于召陵侵楚

春秋定公四年。書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左氏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南昌姜懷哲、謂齊桓五霸最盛。召陵之盟。止書八國。以敬王之季世。劉子能合十有八國之諸侯同侵荆楚。何其盛也。蓋劉子克定內難。復辟于周。楚納子朝。故侵之。胡氏曰書侵。陋之也。然則齊桓侵蔡。亦陋之乎。不知潛師掠境曰侵。用奇兵也。是時諸侯侵楚、不聞楚出兵應敵。下書蔡公孫姓（姓音生。見集韻。）帥師滅沈。不聞楚出兵以救沈。三月侵楚之

諸侯。五月又盟于皋鼬。得志于楚。故尋盟也。七月書劉卷卒。書楚人圍蔡于其後。可見前之侵楚滅沈。楚不敢較者。以劉子能合十八國之師。勢不能敵也。其卒之後。書楚圍蔡。可見諸侯不能復合。因無劉子故也。故春秋又書葬劉文公、其卒其葬。皆書于册。蓋詳錄時賢。以見其身之存亡。關世之盛衰。衞彪奚引周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殆有天意耶。觀春秋詳載劉子及諸侯序爵。則侵楚實美之。非陋之也。又按自隱四年會潛。至哀十三年會黃池。凡九十七會。王人主會惟此。列會之衆亦惟此。是春秋之會未有盛于此者。使天假之年。則劉子復合諸侯。南制楚。東服吳。有餘力矣。東周又何難爲耶。向輯春秋咫聞鈔。收高安朱文端公說。猶謂書侵爲貶晉人。以見王綱之不復振。而劉子與東諸侯無能爲也。得姜氏此論。乃心開目明。用亟錄之。

溝防之善

冬官匠人。爲溝洫。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註謂以淤泥液之使厚。王昭禹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流易壅。防所以止水。不因地埶。則其土易崩。爲溝者必因水埶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爲防者必因地埶之高下。則其土斯無崩矣。是故善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因水埶也。善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決。以其因地埶也。

儀禮脫誤

崑山顧氏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觶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監刻矣。萬曆中北監本。江愼修曰。今按儀禮經傳通解本。亦有脫誤。

長曰能御矣

曲禮。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鄭康成曰。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平湖陸淸獻、稱其說不可易。謂集說指御車。甚謬。按葉夢得亦謂大夫帥人而尊上。故以能御對。少儀。問國君之子。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亦執御乎。

孔子少孤章

羣經補義。檀弓孔子少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濩孫。字遂人。雍正甲辰舉人。官比部。著有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而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爲倒句。則文義顯然。蓋古人埋棺于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得其詳。但見墓在五父之衢。不知其爲殯也。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掩之。謂之浮葬。正此類也。五父衢墓。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

淺深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惟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于防。蓋殯也句、當在問于郰曼父之母下。因屬文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猶首章檀弓免焉。本當在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之下。乃倒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也。自史遷以來。讀者皆誤以不知其墓爲句。遂爲後世大疑。得此說。昭然若發矇矣。或又疑夫子父墓固不知其詳。豈夫子之母亦不知其爲殯與。曰、當其父之殯也。夫子幼而顏氏少。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是以遂謂爲己葬也。郰曼父者。意其爲郰人也。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耳。

見于母母拜之

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說者疑母無拜子之理。故陳氏註援賈疏以釋。又引呂氏云。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申斯須之敬。復以王氏、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體。故禮之異于衆子。爲的。又疏義云。冠禮薦脯于廟。冠者奉脯出闈。時母在廟門外。故先見而拜之。儀禮明云母拜受。原是拜脯之自廟來。非拜子也。然脯醢所以醴子。而子自徹。非歸胙之比。何必拜受。且兄弟亦拜之。烏在其爲脯醢也。玩冠義云。成人而與爲禮。謂之與爲禮。則是子拜于母而母答拜之。非母先拜也。吾師馮耒廬先生曰。見、拜見也。拜、答拜也。子稽首而母手拜之。以尊重事。所責于冠者重也。蓋古人童子拜跪。尊者不爲答禮。至冠。始與爲禮。其

爲答拜無疑矣。

別序孝經

博雅錄。高麗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按國史補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緯書。載雌雄圖。不言越王孝經新義。皇靈孝經也。

宋高宗眞草孝經

宋高宗書眞草孝經殘碑。舊在廣州府學。今廢爲井牀。嘉慶十八年。修省志。採訪者得之。始移置明倫堂東序。按高宗御書諸經。俱刊石太學。玉海載紹興二年八月十六日癸卯。上出所寫孝經詩書篇章。宣示宰執。此言孝經。而未言眞草相間之孝經。七年九月戊寅。賜向子禋御書眞草孝經。九年六月辛丑。秦檜乞以所賜御書眞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于後。上婉辭。檜再三請。乃從之。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此則眞草孝經刻石之可據者矣。蓋高宗嘗以眞草御書賜曹勛。見松隱文集。又嘗書嵇中散養生論。行楷眞草相間。見莽州山人稿。生平蓋好用此法。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賜秦檜眞草孝經。當時守臣晁謙之刻之郡學。至元時。已經火不全。至國初。則更無有。故朱垞經義考、並湖州學常州學諸刻、皆云未見。據王昶金石萃編。今杭州學所存者。左壁易書詩中庸論語孟子。共三十八碑。右壁左傳。四十九碑。于是疑孝經爲易經之訛。不知洪邁御書閣記。已言有孝經。可據。今吾粵尙存此石。雖殘闕。愈可寶也。碑凡五層。層五十二行。行約十

字或十一字九字不等。眞先草後。兩行相閒。上兩角闕泐如圭。以盧虒尺度之。高五尺八寸。廣六尺一寸。經中敬字避寫作欽。恭字避寫作謙。上自本也二字起。下至廣要道章章目止。新通志曰。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別爲石。今已亡。每章標目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然。與釋文閒不同。蓋釋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匪懈誤刻匪解。灾害誤刻災害。續莫誤刻續焉之類。得此刻。尙足正之。或謂第五層之末已刻廣要道目。則正文不當另在他石。考光堯石經中庸僅一石。孝經以字計。僅千七百有奇。較中庸尤少。此碑每層五十二行。一層可容二百七十餘字。廣要道章以下。計七百有十餘字。更加三層。則全經可具。卽年月跋語皆可臚列矣。然則此實半截碑耳。或因欲爲井牀。椎鑿令其方正。未可知也。至碑之立。不能定爲何時。然玉海旣云十三年頒于天下州學。當時秦檜勢燄顯赫。守臣承順意旨。惟恐後時。此可想而知。總之。此石在今日爲絕無而僅有。不獨顧亭林石經考缺載。卽竹垞、覃溪、竹汀諸先生、皆親至粵。而皆未得見。物之顯晦。信有時乎。見譜荔軒筆記。

接輿楚狂之名

顧麟士云。接輿、必是不知姓名。因其迎車而歌。彊名之以紀其人。王草堂謂論語只云楚狂。其名氏原不傳。又云。自莊子以接輿爲名。又稱爲狂接輿。演其歌辭至二十八句。多不用韻。此何足信。閻氏釋地、江氏圖考、皆遵用之。姜樟圃曰。莊子三十三篇。以內七篇爲主。先儒稱是莊子手定之文。接輿之名。一見逍遙

遊。有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等語。再見人間世。有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等辭。三見應帝王。有肩吾見狂接輿。及接輿曰是欺德也等言。均在內篇。若以論語歌辭六句、莊子演之爲疑。蓋莊子楚人。記之宜詳。孔門聞歌。略記大概。亦情勢之自然者。且二十八句何嘗不用韻乎。況以接輿爲人名。不獨莊子。亦不始莊子。楚辭涉江篇。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伍子逢殆兮。比干菹醢。戰國策。范雎說秦昭王曰。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于殷楚。夫范雎魏人。以接輿箕子並數于秦廷。屈子以接輿桑扈伍子比干援爲同侶。是天下皆知接輿之名也。莊不足信。豈國策楚辭亦皆不足信耶。至皇甫士安高士傳、又謂接輿姓陸名通。抑知自齊宣王封少子季達于平陸。其後始以陸爲氏。當接輿時。無陸姓也。

仲子崔復讎

家語言子路死輒難。而左傳史記謂死孔悝之難。所紀不同。其忠義之氣凜凜炳千古矣。惟子路之子名子崔、爲父報仇事。諸書佚不傳。考南史孝義傳。師覺授譔孝子傳八卷。太平御覽兩引之云。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于黶逐殺之。左傳作孟黶。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于城決戰。其日。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見第三百五十二條。又云。初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史記作壺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黶知之。于城西

決戰。麗持蒲弓木戟而死。見第四百八十二條。今覺授之書久已不傳。而此兩引可以互證。足見忠臣之復有孝子。並垂不朽也。但子路之死。見左傳哀公十五年辛酉閏月。必歲暮。明年壬戌夏四月己丑。卽孔子卒。此兩引皆言子崔既長。似于歲月猶有疑義焉。

武城有越寇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武城、魯北境。去吳越數千里。越雖幷吳。亦無由寇魯。傅莫庵謂竹書紀年。貞定王五年。於越徙都琅琊。越絕書亦云。句踐徙都琅琊。凡二百四十年。楚考烈王幷越于琅琊。或由越徙琅琊之後。與武城密邇。故致寇耶。然考琅琊山在靑州諸城縣。秦始皇留此三月。有琅琊城。漢琅琊郡治此。蓋係齊地。至山海經所云。琅琊臺在勃海間。句踐必不離江淮吳越而僻治于此。大抵秦以前事。紀載多失傳。較難究詰。

子思臣穆公之疑

傅氏學沆曰。淳于髡謂魯穆公之時。子柳子思爲臣。按史記。伯魚年五十歲。子思年六十二歲。孔子二十而生伯魚。當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時。子思之年已約略二十矣。自是歷哀公十一年。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至穆公嗣位之元年。合計七十年。據史公所記子思之死。三十餘年矣。何緣尙有臣穆公之時。然髡去子思不遠。又不應妄指地下陳人以禦口給。此疑至今未釋也。

爾雅釋鳥。鵲周、燕燕、乙。說文解鵲字曰。周燕也。從隹。從少。象其冠也。問聲。通雅曰。說文失爾雅句讀。誤以周燕解鵲字。而陸璣則云。鵲周、子規也。燕燕則乙也。惟孫舍人謂鵲周、燕燕、乙、一物三名。是鵲周亦燕名矣。而景純不取。故其註亦曰。子鵲鳥出蜀中。而註燕燕則云。一名玄鳥。齊人呼鳦。其曰燕燕者。古人重言之。如詩言燕燕于飛。漢書童謠言燕燕尾涎涎也。由是邢疏亦以鵲周爲子鵲鳥。格物總論、亦謂杜鵑一名鵲周。而顧野王玉篇則又曰。卽布穀也。衆說紛紜。要當以孫氏爲正。

經厄

朱竹垞曰。大戴禮本無甚蹐駁。自小戴之書單行。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甘棄夏小正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繩祖、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在宋。曾列于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傅氏學沆曰。漢平帝時。王莽作書八篇戒子孫。令學官以教授吏能誦者。比孝經。莽書比孝經。呂不韋書稱禮記。此千古經厄。

經稗

經稗六卷。建安鄭方坤荔鄉撰。採諸家筆記中說經之語。排次成書。以補傳註之闕。因多採自說部。故取稗官之義。以稗爲名。蓋傳註之文。全釋一經。或不免敷衍。以足篇目。雜家之言。偶舉一義。大抵有所獨得。

乃特筆于書。說多可取。良以此也。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見四庫提要。愚之蠡勺編。其體例實肇諸此也。